



作 械 家 王

影

行 發 店 香 善 美 眞

銀

MG
1246.7
42

銀 影

王家
械作

上 海
真美善書店
1929



3 1772 .8206 2

目次

一、螺旋菌·····	一
二、秋雨·····	二七
三、我再也不能愛你了·····	三三
四、厭倦·····	二八
五、雨夜·····	九三
六、銀影·····	一〇一
七、父親·····	一一七

八、寶寶

.....

一
三
五

翰青今天早上進了病院後，一刻也沒有寧靜過。他躺在二層樓朝東的一間病房裏，兩眼不住的淚淚，腦中涵湧着許多雜亂的愁思，在這死一般沉寂的院中，更使他悲哀得不可形容。

他是病毒的初期患者，心中的難過，完全爲了這病。當早上聽了醫生的診斷後，他比宣告了死刑還悲痛。心中冰冷，覺得一切的希望都斷送在這小小的螺旋菌手中。他生長了二十四年的身體，完全做了毒菌的勝利品，將來自己一天一天的消蝕，病菌逐漸伸身的情形，更不堪設想。他悔



不該把卑賤的日本下女，當作愛人。他對不起自己，他對不起費盡了心血，教養他的父母，他對不起冀望和愛敬他的師友親戚，他尤其對不起愛他戀他的蘋小姐。

大約一月以前，翰青在日本時，的確曾荒唐了一次。那時他已應過了大學的畢業試驗，應酬了連日師友們的餞別，使他異常煩膩。那天他推托着要整理行裝，辭謝了一位日本朋友的宴會，自己想在這將別的島國，清靜靜地盡量再玩一天。早上起身後，就到上野淺草去消磨了半日。下午坐着電車在熱鬧街市中逛了一回，買了些零星用品。天已薄暮了，他就走進了一家規模大些的料理店中。

跪着迎他的，是一個瘦削的下女：她弱不勝衣的樣子，別具一番病態的美。翰青要了一瓶啤酒和幾樣菜。把半瓶啤酒喝了下去，精神異常興奮，血液在脈絡中迴流得很快，覺得那下女清濯得可愛，就拉她一同喝

酒。這曾經滄海的下女，自然百般的引逗他。肉的興奮，簡直有些按捺不住了；但在這嘈雜的料理館中，實在不敢下手。

食完後，翰青抽了一張名片，約她收店後到附近的Y旅館去會他，並給她一張五元的紙幣，下女笑應了。走出了料理店，胸中酒精的洶湧和剛才被下女一番的引誘，看了街上那些妖豔的異性，心裏更不定了。本打算到銀座去看夜市的，也沒心了。不知不覺到Y旅館去開了一個房間。旅館中的下女，問他吃過了晚飯沒有；他說吃過了，倘有一個女子來尋他，可引他進來。

翰青在國內與表妹蘋小姐的戀愛，從沒有接吻以上的要求。因他怕羞和膽怯之故，在這隨處可以發展性慾的島國中住了幾年，與異性肉的接觸，却從沒有過，雖則他也和旁的青年一樣那般渴望着。今晚完全借了酒的力量，與她約定了。

鐘鳴了十下，她還不見來，翰青有些焦急了。奔到旅館門口，望了一回，仍沒有影兒，踱回房中，沒精打彩的倒在席上。又隔了好一回，才聽見敲門聲，她果真來了。

『我等得心焦了，此刻才來！』

『店裏的食客：總不肯走，一味胡纏，真要命！對不起你了，等了這麼久。』

『我剛才却忘了問你的名字，你叫什麼？』

『我叫菊子。』

『你是東京人吧？』

『不，我家在佐賀縣。』

『哦，佐賀縣不是有好幾處溫泉麼？吉湯，雄武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的，你去過麼？』

『我去年到過的。』

翰青雖在問答這些無聊的話，心裏却不定得難過。她躺在席上，故意捲起了和服的下緣，露出雪白的腿和紅色的短圍裙，做出各種媚態。他耐不住了，翻身伏在她的身上。

這次之後，翰青的血管中，已侵入了萬惡的螺旋菌，也算給他留日數年中的一個永久紀念，同那張大學畢業證書一樣。

第二天他以昨夜酒後過度的興奮，身體倦得和棉花一樣。回想夜來瘋狂般的縱慾，此刻還覺到快感。他想活了二十四年，人生的真趣，現在才領略到了。他很爲菊子的身世悲惜，自恨沒有使她跳出火坑的力量。又想她那瘦得如柴的病骨，異常可憐，——當然想不到這是病毒患者的現象——所以早上她臨走時，又給了她五塊錢，叫她服些滋補的藥品。

翰青離開東京的前一晚，又去約菊子暢敘了一夜。次日他長行了，心

中很悵悵，和去國時與蘋小姐的別離，完全一樣的情緒。

二

在寂寞的旅程中，翰青的思潮，同砰訇地激着船舟的海水，一樣在起伏着。回想日來同菊子熱烈的歡情，與現在獨自伏在船艙裏相較，的確有些惆悵。但在這數十小時之後，可和久別的蘋小姐一敘積懷，當然很可欣喜的。『我下船時給他的電報，也許已收到了，那末她一定會到船埠來接我的。蘋小姐一定和從前不同了，更美麗了吧？她那天真的孩子氣，總脫不了的，她每封信上，總有孩子話，真可笑——真可愛。』前月她寄給我的像片，面龐更豐滿了，團團地真像蘋果。其實蘋小姐的濃豔，可以春色來比喻，菊子的清麗，自然像秋光了。春色和秋光各有不同的美，不能分別誰是更可愛些。』

他又想起了家中的父母。『他們也許比從前更衰老了！哦，上次不是

有信來說，他們急於要見我麼？那末，到了上海，就得到故鄉去。『但蘋小姐一定不會放我回去的，久別重逢，總得有一星期的聚首吧？並且上海的幾個朋友：也得去問候，這樣非有半月的勾留不行了。』

數十小時的海程告終了。船已進了吳淞口，那時太陽還沒有行到中天。故國的景物，在翰青眼前一幕一幕地閃過，別有一種欣喜的感念。他整理了行李，當船舶定碼頭時，看着腳夫把東西運到海關去後，自己忙着在人叢中尋他的蘋小姐。在雜亂的人海裏找人是容易的事。他費盡了氣力，才看見她也在四面顧盼，他狂喜的擠了過去。

『蘋妹！』離她還有幾步的距離，就叫了出來。

『哦，翰哥！』蘋小姐掉過頭來，現出十分快意的神氣，燕子般的飛上來。

『好容易尋到了！我料你一定來的呢。』翰青一手除帽，一手掏出手

帕擦額上的汗。

『可不是麼，我真尋得發急，再看不見你，恨不能哭了！——你的電報，接到後，我快活得夜裏都睡不着呢！』她完全和從前一樣的天真。

『姑母很健吧？漣哥從美國回來了沒有？』

『母親很好，謝謝你。漣哥本來去年八月裏要回來的，後來有信說，還要實習一年呢，母親爲了這事，很不高興。——你的行李呢？』

『還在海關上，等他們查驗了，才好帶走。』

『那末，叫汽車夫等在這裏，我們另雇車回去吧，好不好？』

翰青很贊成，他們引車夫到海關去招呼過後，就雇車先行。

車子在大街上風馳電掣地飛奔。他倆的心中，有說不出的快慰，似乎言語不夠表現這種熱情，所以各自默默地細嚼這人生最難得的快樂。

蘋小姐的確比從前更美，像他所想的。全身的曲線，隱隱地在絮絮的

春衫裏起伏着。襟邊絹製的玫瑰花和她的櫻唇一樣鮮豔，戒指上的鑽石像她的眼睛一樣明亮；還有那桃色的雙頰，那能容半個指面的深渦……翰青給這些美陶醉了。他握緊了她的手，覺得像凝脂般的白膩，棉花般的柔輭，比了菊子那瘦骨嶙峋的，別有一種韻致。

她給他握住了手，有一種微妙的靈感，使她回憶從前翰青負笈滬濱，寄居在她家時的陳迹，紅燈綠影中的耳鬢廝磨，月篩花影下的攜手間步；或餘霞成綺。欄干並立；或雨暮風朝：小窗細語……種種想不完的歡情。她又想起了送他赴日時的纏綿悽惻，他去後的寂寥苦悶……想不完的離情別緒。但現在的翰哥又在她的左右了，她的手不是給他握着麼？蘋小姐不覺用勁反握了他一下。

心靈中的迷夢，各人都使口噤住了。

車子停後，車夫告訴他們已到了。蘋小姐驚醒以後，立刻回復了故

態，笑着問翰青道：

『你往日本走了一次，怎麼連中國話都不大會說了？否則，爲什麼默着不開口呢？』

翰青微笑着，攜她上了車。付過車錢後，她拚命的飛進去，嘴裏喊着：

『翰哥回來了！』

當翰青踏上台階，他的姑母已迎了出來。姑母沒有什麼大改變，除了額上多添了幾條皺紋。他們在客廳中坐定以後，歡敘別後的景況。翰青告訴他們許多日本的風物人情。姑母說，自去年姑丈過世後，家景日益蕭條，而連兒在美國還不肯歸來。翰青見姑母老淚盈眶，欲滴下樣子，就用話去安慰她，並且自道歉，因爲遠在異國，沒有回來弔唁。

『翰哥，聽說日本女人不穿袴子，確不確？』蘋小姐想引他們談到旁

的話上去。

『沒有的事……』翰青囁囁着。在剎那間，菊子雪白的大腿，和鮮紅的圍裙，在他眼前一閃，臉上有些暈熱。

『蘋兒總是這樣孩子氣，說這種下流話！』姑母笑了。

III

晚飯後，他倆完全同數年前的情況一樣。並立在窗口，同看閃爍繁星下的上海夜市。

『翰哥什麼時候討嫂嫂了？我預備吃喜酒哩。』

『結婚在我似乎很需要了，但誰是我的配偶呢？是……』翰青用眼注視着她，並不說下去。她裝着沒有看見，笑問道：

『你爲什麼不娶一個日本女人回來？』

她的問話：好像在譏諷他和菊子的事，使他很不安，但事實上她決不

會知道的，這是試探，他不得不對她撒謊道：

『我頂恨日本女子，妖形怪狀的！』

兩人身子靠得很近，那種女性特有的香氣，引起了他的興奮。但他極力的抑制着，不肯向她有接吻以上的要求，因為蘋小姐和菊子不同，那尊貴的處女美，捨不得那樣貿然的經驗了。好像小孩子得到了一塊美麗的餅乾，捨不得馬馬虎虎地吞下了：雖然垂涎禁不住往口腔裏淌。

他們談到十一點鐘，才各自歸寢。翰青的身體雖已感到困倦，但腦筋總不肯安息。蘋小姐太可愛了！灼熱的芳唇，舌尖在自己口腔裏的捲動，輕微而溫柔的鼻息……真不能想，越想越使他興奮得睡不着，『其實我的婚事也該解決了。剛才她問我時，悔沒有向她求婚，我終身的伴侶，除她莫屬的了。菊子是遠在異國，今生有沒有再見面的機緣，還是問題，和她結婚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並且我熱烈地愛她，她不見得也會那樣的愛我，你

看我們臨別的那晚，她一點也不悲傷！也許她愛我的錢呢？此刻或伴着別人在玩笑呢——哦，我與她的行爲，太污穢了，我不該這樣，這樣太對不起蘋小姐了！」

翰青對於菊子的觀念，變得這樣快，的確有些奇突。但不能怪他，蘋小姐的感動力太大了，她那純潔的天真；決非菊子所及的。總之，小孩子已到嘴的糖，覺得味道不過這樣，但陳列在糖果鋪玻璃瓶中的，却有說不出的渴慕。

次晨翰青還沒有全醒的時候，蘋小姐已坐在他床邊在喊他。在半意識狀態中，聽見愛人的聲音，立刻會使他清醒。

『這樣早，就起來了麼？』

『哼！還說早，九點半了！』

『哦——姑母也起來了吧？』

『老早！』

『那末，你讓我穿衣服吧。』

蘋小事退到了床前的安樂椅裏。

『蘋妹，我問你！』

『問我什麼？』

『我有一樁事，要求你！』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你能答應我吧？』

『什麼事，大概可以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這樣吞吞吐吐的幹什麼？我不要聽了！』她鼓着嘴，視線移到壁上的畫架。

『你別急……難道你真的答應我麼？』

『爽快些說吧，真氣人！』

『你……能答應做我的終身伴侶麼？』

蘋小個感情的劇變，來得比電氣還快——嬌嗔已變成羞怯——使她吞吞吐吐地道：

『不曉得母親和澍哥的意思怎樣。』

『那末，你願意的了？』翰青把頭伸了出來。她發狂般的抱着。

四

翰青在溫柔沉醉的生活裏，不知不覺已度了三個禮拜。家中屢有信來催他回去，這使他太爲難了，匆匆的離了蘋小姐實在有些捨不得，然而拂忤父母的慈懷，覺得不忍。當他遷延遲疑的當兒，時局驟變，在中國常有的內戰又爆發了。翰青的故鄉，雖不在戰區，但同去的交通已斷絕，他再

繼續在姑母家住下去本沒有什麼不可以。

近來他對於菊子的事，已漸漸模糊；非但模糊，可以說遺忘了。現在盤踞他整個心兒的祇有蘋小姐。

他倆這三星期的生活，真使人羨慕，整天的撕混着。並且婚約已算成立，祇少手續上的儀式了。那天翰青曲折的向姑母要求，姑母答應了；並且說假使他不提出，她原有這個意思。

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，翰青血管中的螺旋菌已到了成熟和爆發的時期。起初他不過生理上起了微微的變化，毫不介意。但毒菌逐漸的繁殖，使他很苦痛，而有些害怕了。覺得非去瞧醫生不可——但他並不知是病毒的現象——那天早上他推托着近來頭痛得利害，進了病院。

醫生診察之後，斷定是病毒，問他嫖過沒有。他不能說，如受了強烈電氣的襲擊，一時恨，怨，失望，悲哀，懺悔……洶湧奔騰，神經昏亂得

像暴風雨的海上。醫生替他注射藥品以後，安慰他說，你的病尙是初期，毒菌有完全撲滅的可能。

翰青進了病房後，如有萬箭攢心，到在床上痛哭丁。

他恨自己沒有眼睛，把蛇蝎般的下女，當做愛人！他怨菊子不應當這樣的誘惑他！他覺得前途黑暗，以前的雄心，都成了泡影。總是自己意志太薄弱，上這樣的當！以後有什麼面目去見蘋小姐，更談不上愛她了！

把被掩了面，哭了半點多鐘，心裏似乎鬆了一些；但剎那的寬懷，又給悲哀佔領了。

『現在的蘋妹不是我的了，我沒有資格再愛她的了！縱使她並不拋棄我，我們雖已有婚約，難道我真忍心把這純潔的少女拖下泥坑麼？自己受累還不夠，難道忍心帶累別人麼？』

『我比什麼都卑鄙，我比什麼都污濁！人生的美和快樂，與我都沒有』

緣分的了！活着還有什麼意味呢！……」

當他在斷腸沉痛的時候，聽見有輕輕的敲門聲。

『進來！』

『有一位姓王的女士，要看你。』看護婦開了門，對他說。

『啊呀！蘋妹來了！怎麼辦！』他在想，『我有臉去見她麼？』

『你說我睡着了，請她回去吧！』他帶着淚聲說。

看護婦掩了門走去。

『蘋妹，我並不是不肯見你，我不願這污穢奇醜的軀體，再領受你的青睞。你恕我！我負了你的好意……』他緊握着被緣又哭了。

門又開了，進來的又是剛才的看護婦。

『她不肯走，她說祇要看一看你的面，並不來擾你的清夢。』

他不能聽了，他不敢聽了！把被埋了頭，只是啜泣。當看護婦轉背

時，蘋小姐已走了進來。

『翰哥，翰哥！』

他哭聲更大了。

『爲什麼不理我？爲什麼不理我？』她用力想揭他的被，翰青死力不放。

看護婦按捺住好奇心，趁機走了出去，把門帶關了。

『翰哥！用不着這樣傷心！』她也成了淚聲『你的病醫生已告訴我了，並不危險，很容易治癒的，用不着傷心！我知道你一時受了誘惑，少年人都不免這樣的，這並不能損傷我們絲毫的愛！我希望你能早早復原，否則我寂寞死了！你離開了半天，我難過得不可形容！』

翰青如挖去了心一般的難過，狠命的號咷了，兩腳用力蹬着床褥。

『你……快點離開這裏吧！……我不是你的翰哥，我是比什麼都卑污的

畜生！……我沒有臉見你……」

『不要這樣說，我的心碎了！我的心碎了！翰哥！』

『我們的婚約，從此解除……你只當我死了……以前的幻夢，把牠一齊忘掉，污濁的我……不願再盤踞你純潔的心靈……我們永別了——不久我要離開上海……』

『翰哥！你真的一點也不了解我的心嗎？你忍心那樣做嗎？我現在不願回去了，我不能離開你，我要跟着我的翰哥，你要離開上海，我都跟着你！』

現在祇有兩人斷腸的痛哭。

翰青實在沒有辦法，蘋小姐這樣的固執，這樣的癡情。他想：

『假使我一刻不離開人世，她一刻也不會斷了癡念！我死了，也許她反會覺悟，我非死不可！但此刻總得支使她回去。』

『蘋妹，我剛才的話說錯了，我決不會離開你。我的病不是醫生說不妨事的麼？病好後仍可團聚。你放心同去吧，因為你在此地，反覺不安。』

『那末，你靜靜養着吧。我明天一早就來。』

『一切都依你，明天會吧。』

蘋小姐的腳聲，漸遠而隱滅時，他心裏如着了炸彈一般的暴裂了！呵！從此沒有再見的機會了！

五

當暮色蒼黃，病院中電燈通明的時候，翰青已決計自殺了。他思前想後，覺得生不如死。他對於蘋小姐始終是愛着的，因為愛她，不能不與她永別！

他給蘋小姐的絕筆，已付郵。他恐怕她悲痛的要和他一樣，她那固執

的性情是說不定的，所以另外寫了一封信給姑母，把她的信附在裏面。給姑母的信是這樣寫的：

姑母：

你接到這封信時，或許早已得了我的死耗。請你不要悲哀，死掉這樣的一個姪兒，值不得悲傷的！

你一向疼愛我，你却白疼白愛了我，你的好意，祇好待來世報答的了。

我的病，也許蘋妹已告訴了你，多麼可恥的病！我前途沒有光明了，不如這樣死了乾淨。

蘋妹得了我的死信，也許——一定很悲痛，她固執的性情，使我很擔憂。請你一百二十分的注意她，勸慰她，使我在地下的幽魂，也可瞑目。

我沒有什麼可多說的。末了，請你代爲報告家中的老父和慈母，勸他們切不要悲傷，我早已說過，值不得悲傷的！我沒有心緒再寫信給他們，我此刻想到了他們，心中比刀割還苦痛！

長別了！親愛的姑母！祝你幸福。

你的姪兒翰青。

給這樣蘋小姐的信是寫的：

親愛的蘋妹：

這是我末了一次的叫你！我應當多叫你幾聲：『蘋妹！蘋妹親愛的蘋妹！』

今天的暫別，却成了我們的永訣！我約你明天來看我，明天你祇能看見我的屍首了！我是存心騙你，那是我卻已決定了走這條路，打發開了你，才好行事。我的欺騙你，完全是愛你！你純潔的靈

魂，不願爲我這萬惡的魔鬼所佔有，所以我與你長別了！這完全是愛你！這完全是愛你！你說我不了解你的心，你這樣的固執，何嘗了解我的心呢！

以前的一切，譬如做了一場幻夢，現在你的夢醒了，應當另覓途徑實現你美麗的人生。假使你留戀着我，爲我悲痛，那末我死後的幽魂，也不會安靜的，你簡直不是愛我了。

要說的話，是怎樣也說不盡的，來世有機緣時，再向你傾吐吧——讓我再多叫你幾聲，蘋妹！親愛的蘋妹！…… 翰青絕筆。

翰青把信發出之後，萬念俱灰，反覺得心中坦然。他把電燈泡旋了下來，室中立刻黑暗，月光冰冷地瀉進了窗櫺，柳梢的子規，悽悽切切地啼着葬曲。他眼前似乎有許多精靈跳着歡迎，他用手指搭上了旋去泡子的燈頭上，……………

窗 旋 螺

一九二七，十二，三，夜間。

影 銀

秋雨

絲絲的秋雨兀自淅淅瀝瀝地滴着。窗外雨顆芭蕉上滾着水珠，好像離人的眼淚。牆根一架衰老的紫藤，黃葉時常隨着雨點飛舞。

芷馨的丈夫——蔚然——從上午出了門，到此刻還沒有回來；她獨自在屋子裏守着，心頭上冷冷地不知怎樣才好。她時而無聊的躺在藤榻裏合着眼，或舉首凝視着窗外蕭索的雨景。她此刻的思想，正好拿那棵年久失修的衰藤比喻，虺曲的藤桿從黃枯的落葉中仲起，繞着木桿，爬到架上，再慢慢地向東展開，攀過短籬，渡到東書房的屋上；頭却高高的繞在屋脊上。她由秋雨而聯想到人生，由人生而想到愛，由愛而想到她的丈夫，他的母親；終於聯想到鏡秋了。

『哦，鏡秋……』芷馨不禁叫出了口，同時秋水般的眼珠垂了下去。
鏡秋是她從前的戀人，自去年芷馨結婚以後，他們就未通音訊了。
 但倆的陳迹又來侵襲她的心靈：

這是一個秋夜，月光異常皎潔；在一條山道上鏡秋和芷馨緊緊地並排走着。道旁盡是高矮的樹林，月光從葉隙透下，在佢倆的身上映成黑白相間的圓斑。雖在初秋，但山村夜間，却十分的清涼。

『你覺得涼麼？』鏡秋問她。

『不，我一點也不覺得——你呢？』

『我也這樣。』

『也許我們愛的熱度過高了，能敵過寒氣吧？』

他們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山頂空曠處，兩人就席地而坐。山腳有一個小

湖，湖水在月光下閃閃地盪着銀波。下面的田畦也模糊可辨。遠處射出的燈光，好像天邊的疎星。四野寂然，除了一二聲隱隱約約傳來的村犬的吠聲。

『啊，這多麼富於詩趣的境地啊！假使我們兩人能在這裏結三間茅舍，了此一生，我也別無他求！』芷馨這樣對他說。

『我沒有這樣的奢望！』鏡秋說時，勉強地笑了一下。

『什麼？這算奢望麼？』

『聽說令尊要把你許給陳蔚然，是不是？』

『理他呢！我有我的自由，我不答應，他總不能一人作主吧？』

『不要說旁的，我與你是同姓，同姓結婚，是萬萬做不到的事。』鏡秋帶着試探的口氣。

『咳！你爲什麼變成這樣的迂腐？我以爲祇要愛情濃摯。就可結婚；

不要說同姓，就是再親密些的血統又何妨！」芷馨說時，態度異常激昂。鏡秋感激得幾乎流淚，不禁將芷馨緊緊地摟着在她的額上狂吻。

芷馨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了，熱淚和雨點隔個窗兒滴着。

自從那天芷馨別了鏡秋，不久就嫁到陳家來了。她起初兀自思念着鏡秋，想寫信給他呢，總沒有機會。對於蔚然總總是冷冷的，但蔚然不因她如此而生怨，反用他特有的溫存來體貼她。使她漸漸地由怨恨而憐憫，由憐憫而感激，由感激而生愛了。但對於鏡秋呢，好像薄暮的暝色，漸漸地漸漸地模糊了。

不知今天芷馨怎樣再會想到了他。她站了起來，走到寫字桌前，決計想寫封信給他，拿出筆，在紙上寫道：

『親愛的鏡哥……』

從那裏說起呢？芷馨要說的話，好像一團亂麻，總抽不出一個頭緒來。

樓梯上忽來了一陣革履聲，喚醒了芷馨的迷夢。急忙把信紙撕得粉碎，藏在口袋裏。

房門開處，蔚然含笑的進來了。

『回來了麼？』芷馨裝着笑臉站起來。

『是的，今天給兩個朋友拉住了談天，不知不覺談到此刻。你看不是五點一刻了麼？』蔚然走近書桌，一眼看水墨壺蓋開着，桌上橫着一枝飽墨的筆。

『不，誰寫來，無聊得很，亂塗着解悶兒吧了。』

雨下得比日間更大了，加之一陣一陣的寒風，吹着雨點，打在玻璃上

發出琮琤的細響。蔚然伏在燈下作書，她已先睡了。

『鏡秋……』芷馨的夢囈。

『甚麼事？』蔚然急忙丟了筆，揭開帳子問她。

『沒有什麼——我说了些什麼沒有？』芷馨醒了過來，反問他。

『你說什麼「聽秋」，我不知道你那裏學來的這種富於詩趣的名詞？』

蔚然了。

芷馨的眼慢慢地又合上了。在半意識的狀態中覺得頰上有兩瓣熱烈的唇接觸着，她不辨是鏡秋，還是蔚然？

一九二六，秋，時客秣陵。

陰歷六月念三的夜晚，在C……城，是一年中希有的熱鬧時節。這是每年如此的，合城的人們，如醉如狂的在街頭閑逛。先幾日佢們已熱望着了，小姐少爺們鉤心鬬角的準備着佢們的時裝，有愛人的已互相約好了同遊，沒有愛人的更希望能在這熱鬧中得着異性的垂睞。遊手好閑的人們，事前先儘量的休養着，屆時可以任意玩一個通宵。老年人渴望着一看今年的廿三夜，有沒有像佢們年輕時熱鬧。

其實說起來也平常，那夜除了人看人之外，確乎沒有別的可看。C……

城人如此的熱狂，先生，也許你有些奇怪吧？年青的人們，不用說，還可以儘量鑑賞他們心愛的異性，而老年人何至這樣的歡喜呢？先生，假使你了解了「好閒遊」是C……城人的根性，那你就不奇怪了。

誰也知道C……城是豐腴富饒的地方，近年來各地的兵匪饑饉，絲毫沒有影響到這世外桃源；十室九富，怎不會流於荒淫佚樂呢？先生，使假你到C……城的街上去走，你能聽見每家門縫裏透出來的是嘻笑聲或是「劈拍」的骨牌聲。你能看見那些上流人都有優閑自得的架子，女的，不用說，刻刻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處賣弄風騷，男的也與別處不同，掠得閃亮的頭髮，敷得雪白的臉龐，挺硬的衣領，貼體的衣衫，到處閑蕩；你初次遇見，你會疑心這是北邊的所謂「相公」，但你誤會了，他們都是公子哥兒呢！

幾十處茶寮，酒肆，旅館，戲場，更是無時無刻的不擠滿着顧客。由

此你可以看出……城人大多數是沒有職業的，其實，在他們，職業並不是須要的東西，各人有幾十頃或幾百頃祖宗傳下來的田產。

太陽還沒有下山，因為今天是六月念三，照例大家提早吃完了晚飯，就準備着出門了。天氣又比去年的六月念三來得涼快，所以大家更有興致了。街頭巷口，已擠滿着人。鶯鶯燕燕的小姐們，路過生香，惹得年青的小夥子，擠眉弄眼的追逐着。白髮脫齒的老太太們，扶着小丫鬟滿街的蹣跚。老先生們，已兩頰緋色，帶些酒意，揮着手杖，談着笑着，有時對並肩走過的小姑娘們，也不肯放鬆的釘兩眼，同行的老先生覺察了，捋一捋鬚鬚，相視大笑。

這時最鬧熱的，當然是城西石棧一帶了。因為石棧本是茶社戲館會萃之所，平時也有接踵不斷的遊人。那裏後面臨山，山腳下一條廣道，道旁接連的幾家茶寮，菜館，和旅館，建築都異常雅緻。裏面的客人們，非特

茶香酒冽，會使他們陶醉，廣道上不斷駕肩行過的小姑娘們，會使他們目眩心迷，就是後窗一幅秀麗的山景：白雲吻着山巔，碧油油的青草中，突出赭色的怪石，紅牆古寺，掩隱於蒼松翠竹間，也會使他們悠然神往。在廣道的盡處，略右轉，是新建築的公園，公園的一半，斜倚在山上，走進了門，花木掩隱，迴廊曲折，那層層高起的敞廳，也可一目了然。這裏正是最熱鬧的地方了。

人是越來越多了，摩肩接踵的往城西來。

公園裏，不用說，每張桌子上已坐滿了人。在方廳的後廊，此刻新坐定三個青年，他們各自揮着扇，一手用手帕抹去額上的汗珠，在顧盼着四座的遊客。

這三位青年中，那面目清濯，穿着瀟灑的中國長袍的是李澹如君，他本是C……城人，但前年從日本回來後，一向在上海從事於文藝工作，是

難得回故鄉來的。他本是極富於感情的人，後來因為在日本時經過了那次失戀後，遂趨於悵鬱鮮歡了。那架着黑玳瑁框近視鏡的是嚴秋萍君，披散着一頭長髮，入時的西裝，胸前掛着一條大黑領結，一望而知也是位藝術家，他是和澹如一同回故鄉來消暑的。那軀幹微碩的是張旭輝君，他是C……城某報的主筆。

他們三人，是幼年非常契合的同學，自澹如和秋萍回來後，他們天天撕混着，追尋幼時的歡夢。

『看見沒有？那位窈窕的好！』旭輝突然的輕輕地，把頭靠近了澹如和秋萍說。

他們依着旭輝的目光看去，相去四五隻桌面、的確，一位妙齡女子，同着三四個男子占了一只桌子。從她的面貌，衣飾，和放縱的高聲談笑，實在令人注意。她臉袋的上部是圓圓的，配着微尖的下巴；頭髮從左邊

分開，再望後掠平；眉毛似乎已用人工修飾過，又細又彎得可人；眼眶是與眉毛平行的一道弧線，四周微微的凸起，但不流於浮腫，完全表露着東方人特有的美點。穿着一件玄色薄綢的旗袍，襯得那朵絹製的玫瑰襟花，越顯得嬌豔欲滴。嘴裏啣着一英尺左右的象牙烟嘴，從濃郁的烟霧裏望上去，真有飄飄欲仙的氣概。

『誰呀？』

『我真忘記告訴你們，這位交際明星美美女士了！』旭輝掉過頭來，喝了口茶，頓時異常興奮的接着道：『這位女士，真有奇特的個性！她把男子當作玩物，一天到晚騁着異性，追尋新穎的刺激。她會一度客串妓女，這完全是事實啊！還鬧了一個大笑話，至今誰也據為話柄的。她的父親，是C……城有名的銀行家，那天在他們同業中的宴席上，大家主張叫妓侑酒，本是擺佈好了的，把美美請來了，她的父親是窘得怎樣的無地可

容啊！她却毫無顧忌的談笑自若。即此一端，你能了解她的那奇異的個性了吧？」

『哦！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女子！澹如！你假使能同她時常接觸，她會給你一些 Inspiration 呢！』秋萍對澹如打了一個哈哈。

『我是弱者，我不是適合她脾胃的強烈刺激品！』澹如幽幽地笑了。

『其實，像你們這樣的藝術家』旭輝插了進來，『她是再歡迎沒有，因為在她豔幟下的俘虜，都是不痛不癢的閑人，我相信她決不會感到滿足的，好像喝着泡過了的綠茶，不過聊勝於無吧了，你們這些濃郁的咖啡，她是怎樣的渴望着的啊！』

『你這樣的大主筆，她不歡喜麼？旭輝！你和她交際過沒有？』

『沒有，絕對的沒有，否則我們早招呼了。』

聽了這位美美女士的過去，領略了這位美美女士的秀色，我們的秋萍

先生有些按捺不住了。他本具有浪漫的特性，此刻有一種力驅使得他有些躍躍欲試了。

『假使我們此刻突如其來的去招呼她，她會不理麼？』

『決不會，你是不是想去領教這位女士的談鋒？』旭輝看出了秋萍的心思。

『真像她在要求新穎的興奮般的，我也很想這樣的一位女士來給我一個刺激呢！』秋萍哈哈地笑了。

『Nonsense！秋萍，同異性去接觸，到底不過產生資人談助的悲劇吧了！』澹如微喟了一聲。

『你的話未嘗沒有理由，但我們不應當因為有悲劇的結果，而不去進行戀愛，正像我們人生終歸於幻滅而不能不追求生的樂趣一樣！我雖沒有經過像你那樣的戀愛悲劇，但極願意嘗試一下，來點綴我這放蕩的生涯。』

何況戀愛的結果，不一定是悲哀的呢！」

澹如沒回話，祇乾笑着，點了點頭。

『誰要你們哼戀愛哲學』旭輝笑了，『我們不妨推舉秋萍做代表，去和這位女士交際，目的不過開玩笑而已，有如我們今晚來逛夜市一樣的逢場作戲吧了！可贊成？』

『去就是了！』秋萍表示贊同了。他用手指掠一掠散亂的頭髮，整一整襟，站起來，走過去了。

澹如和旭輝像期待着舞台將啓幕般的，開大的眼死釘了秋萍的背影。

『哦，美美女士也在這裏！』秋萍已站在美美的旁邊。這樣的招呼她，未免使正與她談得高興的幾位男子有些愕然；她雖也有些愕然，但這愕然在剎那間就消滅了。她上下打量了秋萍一下，就推着笑容，站起來很漂亮，鞠了鞠躬。

『哦，失敬得很呢，先生，我們似乎很面善，但總記不起先生的尊姓大名了。』美美明知他是突如其來的陌生人，爲什麼要這樣說呢？祇有她自己知道。

『真是呢，相別好久了吧？』秋萍順水推舟的說，『我是嚴秋萍啊，不記得麼？』

『原來是嚴先生，我的記性真壞。今晚一人出來的麼？』

『還有二位朋友呢，他們在那邊喝茶。』秋萍回頭遙指着旭輝和澹如。當美美的頭，隨着秋萍的手指轉過來時，旭輝早遠遠地看見了，他急忙站起來想鞠躬時，美美的頭又轉過去了，他很窘的假裝望四下裏望了一望。

『等一下再同嚴先生詳談吧，他們正要我繼續講一樁戀愛的喜劇呢！』美美指着她同座的幾位男子，接着又是很漂亮的對秋萍一鞠躬。

秋萍回到了原座，旭輝急急要問他談了些什麼話。

『哼，你知道我突然向她招呼之後，她說些什麼？真不愧爲交際老手，就一見如故的說什麼面善得很呢！』

接着他們仍以美美爲題材，滔滔不絕的繼續討論。

美美似乎已結束了她那戀愛喜劇的故事，嫵媚地望他們座坐上飄來了。互相鞠了躬，坐定了。

『這位是張大主筆啊！我們雖沒有交談過，我早知道了的。哦，這位，像煞……』

『這位不熟識麼？鼎鼎大名小話家李澹如君啊！女士沒有讀過他那部名貴的極作一寒宵麼？』

『原來是李先生啊，失敬得很！寒宵，多麼悽豔動人的東西，我是最愛讀的。我祇知道這書的作者是我們C……城人，想盡了方法要一領先生

的丰彩，是怎樣爲難的事，誰料在無意中，會遇到先生呢！真所謂「踏破鐵鞋無尋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呢！」美美噙噙地笑了。

『慚愧得很，蒙女士過譽。』澹如很歉遜的點了點頭。

『啊我的記性真不行，不是說過了麼？』她對着秋萍，『嚴先生從前的影像，我簡直是模糊了呢？』

『原是陌生人』秋萍在想，『有什麼影像，虧我問得這樣漂亮！』

『我麼？』秋萍漂亮地答了，『在法國習了五年音樂、回國後，就在上海鬼混，C……城却好久不回來了。』

『音樂，我也最歡喜弄的，可惜沒人指導。好了，現在我可拜嚴先生做老師了呢！』

『豈敢，以後可常在一起研究了。』

『抽不抽烟，先生們』美美掬出煙匣來。大家接受了她的恩惠，剎那

間靜默了，大家忙着燃烟。

『美美女士對於人生的見解，我屢聽人說過，的確是站在社會的前頭，我再佩服沒有的！』旭輝此刻才得了開口的機會。

『我總覺得人生，短短的人生，應得儘量的使牠熱烈痛快一下！』

剛才被遺棄的幾位美美的同伴，此刻走過來了，向大家談談的招呼之下，其中的一個道：

『美美，城南俱樂部裏有人等我們去打撲克呢，走麼？』

『你們先去就是了，我一下再來，假使不耐煩等我，你們先打八圈麻將也行！』

他們快快地領了懿旨走了。

『喂！小張，別忘了給我預備一瓶 Grape Wine—』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(11)

同美美的談話結束後，旭輝須到報館裏去工作了，秋萍本有意再流連一刻，但澹如已表示着疲倦得非回去不可了。

三人走出了公園，澹如雇了車，回寓所去。時間雖然不早了，但街上仍舊是那般擠，車子不容易一下就通過，時行時止的把澹如顛得太不安了。幸而距他的寓所不遠，一下子就會到的。

澹如的父母，早已過世，他家裏祇剩一個年近古稀的堂伯祖母，所以這次回鄉後，他不願仍在他那蕭條的家園裏住，徒會使他觸起舊情，加添許多無謂的惆悵，多灑幾滴思親的眼淚。住在親戚或朋友家裏，又有許多的不便。所以不得已他在春風巷的底賃了兩間坐西朝東的樓面。房子雖不大，但還精緻。外面有短籬圍着，進了兩扇籬門，便是一個雜種着花木的小院子，接着一座四樓四底的小洋房，後面還有兩間平房，平房後面，種

着數百竿修竹。

樓上的景色是絕佳的，開着窗子，就可望見鱗次脊比的全城，和蒼秀的雲山。尤其是雨暮風朝，那後面淅淅瑟瑟動竹梢，或雨打竹葉的聲音，會給你一個神祕的顯示。

澹如既佔據了樓上的二間外，其餘的另爲一個姓金的租着的。——因爲房東是C……城有名的資本家，另有高堂大廈，此地是不會來住的——那位金先生，是四十以外的商人，異常和藹可親，待人是極誠懇的，他帶着他的一位夫人，和一位中學還沒有畢業的獨生女兒住着。澹如本打算在C……城流連的時間不長，所以沒有雇傭工，膳食及一切雜差，都托金家的老媽子代辦了。

澹如到了，開門迎他的是金家的傭婦。

『你家老爺太太和小姐，還沒有回來麼？』

『安小姐沒有出去啊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有些不舒服呢，午後起的頭痛，所以懶得出去，但此刻倒也罷了，在屋子裏寫字呢。老爺太太也就快回來了吧？此刻不已九點多了麼？』

澹如走進安娜的房間，看見她埋着頭在燈下抄琴譜。

『安小姐，聽說你有些不舒服，現在呢？』

『正是呢，早晨還是好好的，午刻你出去後腦子裏就作怪起來，後來服了 Asprine，現在住了，謝謝你。李先生，今年的六月念三夜可熱鬧？我一病就把一個有趣的節期錯過了。』安娜已立了起來，笑嘻嘻地說。

『還不是那樣子。我不打擾你了，抄完後，倘獨自覺得無聊，請上樓談談。』

『好的，謝謝你。』

這位安娜小姐，確是嬌小玲瓏得可愛，又年青，又聰明，又活潑、又標緻。澹如雖有那固執的戀愛觀，然而近來何嘗不漸漸地漸漸地因她而動搖了呢。

澹如一步一步的踏上樓梯，安娜的情影，不住在他的腦筋裏亂晃。

『自己抑制些了吧，何苦自尋煩惱呢！』每次安娜打動他心的時候，他總想極力的擺脫，免得將來再演着悲劇，心上多添一條不可磨滅的創痕，然而安娜給他的誘惑力太多了，天性富於感情的他，又怎麼能呢！復燃了的心火，他怎樣也沒法子撲滅啊！愛神的利矢，他怎樣也沒法子掙脫啊！

他進了自己的書室，靜靜在沙發上坐下了。此刻心中的情緒，連他自己也難分析。他覺得自己的意志太薄弱了，但這意志薄弱似乎於前途有一線光明，這光明，似乎可以補償過去的缺陷；但在一剎那間，所謂這光

明，又近乎虛無漂渺。簡直又變成可怕的黑暗了。

在澹如進了這寓所的那天，太約正午十二點鐘左右，他倚在前窗，眺望巷內往來的行人時，一位年青的小姐推門進來了。她夾着書包，一面走一面嘴裏哼着很流行的歌曲。她軀體近於瘦弱，走路時更顯出輕盈的姿態來。頭髮烙成波狀，覆在頭上，臉不很看得清，但白白的鵝蛋臉是無疑的。

『聽說金家有一位小姐，不就是吧？』澹如想過後也就忘了。

晚飯後，他到樓下去和金先生談話時，安娜與他招呼了。他才發現白白的鵝蛋臉上還配着秋水盈盈的眼珠，和勻稱的鼻梁，還有曲線顯明的嘴唇。並且她非常活潑，非常有趣。澹如上樓後，腦筋裏的影子就不容易一下就消失了。

這樣的幾天接觸後，澹如就有些不自持起來了。每次看見她，總有些美的新發現，安娜好像無窮盡的寶藏，怎樣也發掘不完的美點。於是她的

影子，在他腦裏，再不肯消失了。

澹如本有宴起的習慣，但近來一響七句鐘就爬起床，急忙梳洗了，就靠在窗口，因為那是安娜上學的時候了。安娜出來了。

『安小姐，上學去了麼？真用功，不怕天熱。還進暑期學校！』

『什麼用功，還不是混鬧，李先生，等一下會吧！』她仰着頭接着一個嫣然的笑容。

後來漸漸成然了習慣，不等澹如的招呼，她也會含笑告別的。

午刻，也是這樣，澹如呆呆地在窗口等她回來。

因為暑期學校只上半天課，所以整個兒的下午，澹如除出外看朋友，就同安娜說笑去了。

澹如漸漸地淹入戀愛了，並且像擱在沙灘的船隻，愈淹愈深了。他開始驚訝，他想壓制自己的感情。他想掙扎，但結果像已投在網裏的小魚般

的，愈用力搖動她的小尾巴，四圍的網愈合愈緊了。

他非常苦悶，但不肯告訴他的朋友，他不願將自己意志薄弱的弱點，暴露出來。所以每每在朋友前仍舊裝着冷淡異性的態度。

在沙發裏，澹如默想了一回過去的陳蹟，覺得心裏更不定。無意識的站在窗口了，前面雖然展開一幅星火交煌的夜市，但他沒有看見，只有安娜的影子在眼前亂晃。

『秋萍的話，的確有理由。人生明知是幻滅，但我們却不能不追求生的樂趣，何況戀愛的結果不一定是演着悲劇呢！我為什麼不能愛安娜！她待我的態度？已不是泛泛的了，我怎好逆他的好意！我決定愛他了，不遲疑了，我要任我的感情去奔放……』

一陣彈門聲，打斷了澹如的沉思，他料定安娜來了。果真，房門開處，她微笑着鞠着躬。

『李先生，還沒有睡麼？可能和我談一刻？』

『睡還早呢，真想你來談談。』

『李先生，你借給我的那冊寒宵，我還有一點兒就可讀完了呢○啊，李先生，真是有了不起的天才，寫得那麼動人啊！但我總覺得下半部寫得太悲哀了些，這不過是個小說的結束吧？事實上不會有這樣狠心的女子吧？』

文人聽到有人讚美自己的作品時，是再快活沒有的了，何況他心愛的人呢！澹如感動了安娜的確是他的知音，她會和書中的男主角表同情，她會憎惡那女主角。這樣使澹如再也不能遲疑了，再也不能使他的感情再也不奔放了。

『事實上大概不會有吧？但也說不定，安小姐，這冊東西本是我腦子裏的空中樓閣吧了。』澹如說完後，不敢望她，自己良心上很慚愧，明明

是自己一字一淚的戀愛史，不該那般的哄騙她。

『哦，李先生的想像力真太好了啊！』

『但，安小姐，假使你處了這書中那女主角的地位，你取怎樣的態度？』澹如雖仍舊保持了他平靜的面容，但兩手互相握得很緊，表示自己的感情，好像一壺到了沸點的水，險些兒把壺蓋沖了去。

『我麼？李先生，這可很難說呢，總之……但……』

『安娜，在樓上嗎？給你帶了一樣好東西呢！』安娜的母親在樓下叫。

『媽媽回來了呢我們到下面去吧，李先生。』

『說吧，總之怎樣呢？』已走出了門房，澹如仍不放鬆的問她。

『總之，不會那像薄情的——你猜，媽媽給我帶的是什麼東西？』安娜不自禁的說後，終於難爲情得岔到傍的地去了。

『多情的小姐啊，我怎能不愛你呢，我此刻才逢到我的知音了！』猶如在想。手不知不覺的伸了過去。

『猜啊！』安娜很敏疾把自己的手縮開了。

『要我猜麼？到了下面自然會知道的！』

(III)

一到了成熟期的處女的心，就好拿春水泛濫的湖泊來比，祇要有微風掠過，就會激起萬疊微波，何況有狂風驟雨的攪亂呢！我們安小姐的心，已給外界強烈的刺激擾動了。

她躺在床上，手裏執着那冊寒宵，已沒心緒讀下去了，腦子裏沒頭沒緒的在胡思亂想。

『自己已十七歲了，還沒有同異性戀愛的經驗。霞姊不是新近已同他

的表兄訂了婚麼？哦還有，小娟，她還比我小呢，但每禮拜都有異性伴着玩啊，多可羨慕！假使我此刻爲異性戀愛了，多麼有趣，多麼驕傲！

『李先生，太和藹可親了，文學家是富於感情的，真是我理想的愛人啊！他也渴望着異性的慰安吧？否則，爲什麼剛才那般的來試探我呢？我懊悔沒有充許他握我的手呢！啊，男性的手，灼熱，柔軟的手！啊，手！男性的手，有趣的手，』

次晨，安娜醒來已八點多了。她坐起來，覺得四肢輕輕的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手指骨裏酸酸地握不緊，回想夜裏胡亂的思想，和荒唐的夢境，不禁兩頰一陣熱，重又躺下了。

『賴半天學吧！』她又合上了眼。

澹如起身後，照例的在在窗口。過了時辰還不見安娜出去時，他疑心她又病了，在房裏遲疑了一下，終於下樓去探聽。據老媽子說，她並沒有

病了，不過身體很疲倦，此刻還沒有起床呢了。

澹如安了心。他覺得在房裏坐立不安地不如去看秋萍。到了秋萍的寓所，秋萍已經出了門。他折到旭輝家裏去時，旭輝還沒有起床。

『旭輝，假使你已睡足了的話，請起床來和我談談。否則，我飯後再來看你。』澹如隔着房門向裏面向。

『我本想就起身了呢，別走！』旭輝已拖着鞋把房開了。

澹如進去走完後，翻着桌上雜誌看。旭輝忙着梳髮去了。

『喂，澹如，你覺得昨天晚上那位女士怎樣？』旭輝從臉盆裏仰起頭來。

『哦……哦，美美麼？』因為盤踞着澹如整個兒心靈的是安娜，所以他幾乎誤會了。

『是啊，怎樣？』

『我不歡喜那樣太輕浮的女子！』

『我也這樣想，你可看出秋萍却有些飄飄然了呢？』

『正是呢，女人太會誘我們的心了！』

『什麼？你給誰誘惑了啊？』

澹如沒留心的流露出了那句話，在聰明的旭輝怎不起疑心呢？

澹如臉紅紅地一笑。終於覺得不應當把日來的情形隱瞞着他的好友，他招出來了！

『我已鍾情於那位同居的小姐了。她，你見過的吧？實在太動人了，我沒法子排遣，我沒有勇氣摧殘我將放的心花，將來結什麼果我也顧不得了！』

『那一定有非常浪漫的過去了？說吧！但不應當瞞了我那麼久啊！』

『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不過我近來却已爲她神魂顛倒，她對我的態度似

乎也有些不平常，以後互相難免有一進步的表示了。』

『哈，哈，你現在可相信我的話了，愛神的利矢，是怎樣也躲不過的啊！澹如，你從前的意見太固執，現在却這樣容易的屈服了——但我並不是笑你，我覺得這樣很可給你些生命的活力。努力去進行吧！我等着好消息呢！』

澹如點着頭微笑。

接着他倆又談了好久，直到吃了午飯，才一同出門。他們想去看秋萍，不幸又撲了個空。澹如和旭輝的猜想，以為秋萍一定趕去着那位美美女士交際去了。兩人快快地各自回了寓所。

事情真不出他倆的所料啊！我們的秋萍，爲了美美，昨夜一夜沒有好生睡覺呢！

一天亮，秋萍起床了，他想去我美美。不幸得很沒有問明他的寓所，

這却爲難了！他自己怨自己做事太疎忽。他結果想起了她不是昨晚約人在城南俱樂部麼？

雇車到了城南俱樂部。大門是半掩着，裏面雅雀無聲，祇有一個打雜的在門裏打掃。秋萍此刻才開始驚訝爲什麼這樣早就出門找人了呢？

『裏面可有人？』秋萍問那打雜的。

先生。想看誰？他們都走了吧？』

『我想問你可知道美美小姐住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那我不知道！也許裏面帳房先生會曉得，讓我去問看。請會客室裏等一下吧！』

打雜的出來了。告訴他美美小姐，昨晚沒有回去，此刻還睡在樓上的五號房裏。

秋萍冒冒失失的上樓了。他找到五房，彈了兩下門。

『誰？』

『我姓嚴。』

『聽不清呢？』

『嚴秋萍！忘記了麼？』

『哦，嚴先生，進來吧！』

秋萍推開門來，大大的驚異了！美美僅僅披着一件極薄的綢寢衣，睡態惺忪的拖着鞋，下床來。秋萍駭異得在門口怔住了。

『對不起，嚴先生，坐一回吧，我洗了澡就來。』美美從床後的一個門裏出去了。

美美的肉體，僅僅隔着一層薄綢的肉體，映進秋萍眼簾的一剎那間，他確是完全陶醉了。所以上面所說他駭異而怔住，不如說爲肉的誘惑而昏迷了。

『多麼迷人的肉體啊！』秋萍在想，『湖色的薄綢裏映出雪白的肉色，高起的乳峯，突出的臀部……迷人，一切都迷人！恨不能立刻把她整個兒的擁在懷裏啊！』

美美出來了，她已把頭掠好，臉下也施了脂粉，身上仍舊披着那件寢衣。

『失敬得很，嚴先生：我要問你，這樣早的就巴巴的來望我。可是愛着我了？』她吃吃地豔笑了。

這突如其來，出人意料的問題，使我們曾經滄海的秋萍，也失了回答的勇氣祇紅着臉勉強的一笑。

『怕什麼羞，我知道你愛着我了，是不是？我願意接受你的愛，我從沒有却過誰個男子的情。來，接個吻吧！』她超前挽住了秋萍的頸項。

今天，秋萍，整個兒的一天，就這樣同美美消磨去了。

我們再說澹如，與旭輝分別後，匆匆的奔回寓來。剛進門，迎面就看見安娜提着小照相機，蹣跚地走出來。

『那裏去啊？安小姐。』

『一個人悶得慌，想到北門外去照幾張風景。』

『那末，我能同去嗎？』

『再好也沒有了，二人更添興致了。李先生，我們同去吧。』

澹如伴着安娜，再回到街上來。佢倆先買了些汽水菓點，一徑雇車往北門奔去。

出了北門，遠遠的一派美麗的青山已展開在佢們的眼前了。濃陰夾道，流水小橋，涼風幽幽地襲人，已把暑氣消了一半。路是越前去越窄，下面又是不平的石子，所以車子很難走得穩。

『李先生，我們倒不如走吧！還可談談吧。』

影 第
佢倆打發開了車子，並排着慢慢地踱過去。前面已是竹籬茅舍，瓜架
豈棚的鄉析景象。再行不到半里多路，漸漸地轉入山徑了。

『坐在車上不覺得怎樣，沒走幾步。就煩熱起來了，我們休息一歇
吧。』安娜在半山立住了。

『好，就在這松陰下坐一坐，再上去。』澹如把手帕鋪在地下，『要
不要喝汽水？』

安娜按過了汽水瓶，捱着澹如坐下了。回頭一看，風動松梢，如翻麥
浪。C……城屋瓦鱗比盡在眼底。域東遠遠地躺着的尚湖，如一片銀鏡
。

但，在澹如，却無心領略這些美景，完全爲身旁的安娜迷醉了。一種
強有力的慾望使他才申過手去。安娜給他握住了手，並不反抗。不能不使
澹如再進一步的要求了。更移近去，把嘴唇接觸着她的後頸。她微微的

縮。但一縮後，又不動了，似乎更湊近了些，慢慢地轉過臉來，嘴唇與嘴唇接觸了。

『看啊！』這突如其來的聲音。

佢倆驚訝得放手了。原來是兩個採柴的村童，噉噉地笑着過去了。安娜羞得別轉了頭，澹如也無意識的站了起來。

『我給你照張相吧！』安娜也站了起來，『就站在這松樹下。好一張「撫孤松而盤桓」呢！』

『假使此刻我們再有一個人就好了！』

『我不懂你的意去？』安娜把目光從鏡頭上移了起來。

『有了三個人，不是可給我們照一張「倚孤松而盤桓」了嗎？的確，澹如已得了生命的活力，把詼諧的天性恢復了。

『呸！……』安娜臉紅紅地接了快線。

(四)

差不多有二個星期，秋萍和美美撕纏着。

美美，很慶幸在她豔幟之下，又新得了一個俘虜。這俘虜起初給她一種新穎和強烈的刺激，但新穎漸漸地會變成陳舊，強烈漸漸地變為微弱息的了。她不得不另謀新的發展；結果把澹如當了她侵略的目標。

這兩星期中，她雖好幾次遇到了澹如，但他冷淡的態度，的確不像秋萍那樣容易引之入彀。她用盡了各種誘惑的方式。結果還是沒有見效。

又隔了一星期，秋萍得了滬上朋友的來信，催他去商量籌備一隻藝術大學。秋萍去後，美美更感得青黃不濟了；對於澹如方面的進行，愈不肯放鬆了。

那晚，美美照例的到影戲院去。大約距開幕還有十幾分鐘了，她在顧

盼中發現了澹如和一位女子坐在左邊最末的一排裏，緊緊地談笑者。她開始明白澹如之所以難於到手的原因。

那女子，在美美看來，確是很美麗，但她不信會自在己之上。哼！真的自己沒有力量把澹如從她那裏奪過來嗎？

抱着究竟「鹿死誰手」的念頭，她望佢倆的座位來了。

『哦，李先生，多天不見了啊！今晚也有興來看影戲嗎？爲何藏在後面啊？這位是 Lover Hicnee~』

澹如很窘的站起來和她寒暄，接着給她們介紹了。他本想美美就會走的。但出了意料的她在澹如旁邊坐下了，滔滔不絕的說着話，澹如沒法的敷衍着。

安娜有些難堪了。她本受得美美開先的言詞太唐突，有些害羞，現在佢們不斷的說話，自己又感得被人丟在一邊的冷寞。很不高興的她無聊地

看着說明書。

『安小姐，你的李先生，是怎樣地一個可愛的人啊！無怪你這樣愛他，但我也爲他所顛倒呢！你能不能分我一杯羹？』美美似說笑，似正式的向安娜挑戰了。

這種沒來由的問話，非特使安娜羞得無以措答，連澹如也窘得無地可容了。

『好了，開幕了！』恰好門外的電鈴響了，佈如借此岔開去。

『好，看戲吧！謝謝安小姐已默許我了！』美美吃吃地笑了。

電影開始後，美美更有狂放的舉動了。她把手臂伸過去，放在澹如的肩上。定連連的聳了幾下肩，示意請她伸回去，但不行。好久之後，他決計自己伸手去吧，但不幸得很，反給她用手握住了。他窘得死勁的想扭脫，結果驚動了安娜。她本也無心在看戲，此刻更不能再忍的鼻子裏哼了

一聲。

『看！李先生，』美美指着電影裏的字幕，開始讀了，『Heaven is my witness, that I leave you—』安小姐，容許我這樣對李先生說麼？哈！哈！』

『我不舒服得要走了！』安娜無可再忍的站了起來，頭也不回的往外去了。

『我也最了，這戲太無聊！』澹如勉強同美美頭了一下頭，踉踉跄跄的跟了出去。

『真所謂「良宵一刻值千金」嗎？哈！哈！』

『坐車？還是走回去？』澹如已趕上了安娜。

她底着頭只顧走，沒有回話。

『你不要誤會了，這東西本來歡喜這樣的無聊。請仍信仰我的心，安

小姐！』

她仍沒有理會，跳上一輛車，自去了。澹如不得已的也雇了車跟上去。

在車上，澹如非常恨美美會胡鬧到這樣地步。他很担心以後安娜不理他了。

到了家門，安娜往自己房裏去，澹如小心翼翼地想跟進去時，門砰的一聲關上了。被棄在門外的他，如受了電氣擊襲般的呆呆地鵠立着。

『天下再沒有比戀愛更苦痛的事了！』良久，他像徹悟般的流下兩行清淚，轉身來，移步上樓，心亂如麻。倒在自己床上嗚咽起來了。

『本是自作自受！當初何嘗不知戀愛，祇能產生悲劇，自己的意志何其薄弱到這樣子，一受外界的誘惑，就拿不定主義了！難道過去的創痛，還不夠你悔悟麼？快死了心吧！就算安娜仍舊愛你，你能擔保永遠圓滿的

下去麼？這不過悲劇的開始吧了，更苦痛的在後面呢！」

『誠然，實際上——一個小小的誤會，她那樣子已難過得如此！何必爲了我，使她愈淹入苦悶的境地呢？從此分手吧！爲保將來各人的快樂計！』
澹如左思右想，不如乘早斷了戀戀於安娜的心！他決意寫一封信去，叫他也斷了念。

信是這樣寫的：

安小姐：

我知道你誤會了，但我不必向你解剖我的心！現在，我只希望你恨我，憎我，不願你再愛我戀我的了！

同樣，我也不愛你了——不能愛你了！戀愛的恩賜祇有悲劇！這是我的哲學，你讀過我的寒宵，當然了解的，何苦自蹈覆轍呢！今晚這小小的誤會——也許你，並不以爲是誤會，隨便吧！——

你我已賠了不少的眼淚，誰也難保將來沒有更甚於此的誤會，我們有多少淚珠來還這債呢？

我深深地懊悔，不該來擾亂了你的心曲，但現在覺悟還來得及。

安娜，未來，可怕的未來，你該也可死了吧？

澹如

(五)

安娜在影戲院裏見了澹如和美美的情形，不可避免的嫉妒，燃燒着她的胸懷，因此，她恨美美，她不高興澹如，終於不可忍耐而走了。走出影戲院澹如那搖尾乞憐的樣子，雖已打動了她的心，但孤高自傲的安娜，怎肯示弱於人呢！終於沒有理澹如，而饕之以閉門羹。

當她在自己房中坐定後，却懊悔了。

「澹如終久是可愛的，自己不太殘酷了吧？自己還沒有明白事情的真相，就這樣的給他沒趣，不傷了他的心麼？也許他却誠心誠意的愛着我，完全那無恥的東西在搗亂呢？」

「就算，他確已愛着美美，然而我總是愛着他的。美美是我的仇人，我應當恨我的仇人，難道惱我的愛人麼？豈有自己心愛的東西給人奪去了，不與奪的人拼命，反自己搗毀心愛的東西！」

第二天早晨，安娜決意自己先去向澹如道歉。她剛跨上樓梯，看見澹如扶着梯欄慢慢吞吞走下來了。安娜本在打算見了澹如何開口，這猝然的相逢，非特使她無以措詞，並且那不肯示弱於人的癖氣，不使他呆呆的立住了。澹如張開淚眼，嘆了口聲似乎遲疑了一下，掏出一封信來遞給安娜，一聲不響的又想同上去。

「李先生，有位小姐來看你呢！」金家的老媽子在下面說。

澹如未及問誰時，回頭看見美美已跟着走近樓梯了。

『李先生，安小姐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』

安娜本呆呆地接着信發怔，聽見美美的聲音，卑夷地釘了眼飛也似的回房去了。

『對不起得很，美美，我此刻身體有些不舒服，不能給你說話呢！』

『夜來太辛苦了！何以厚於被而薄於我呢？我不相信你真的疲倦到那地步！』美美已拾級而上了。

『老實說，我非常不願意和你說話，你這無恥的東西！』澹如聽了她那不堪的言詞，心中忿怒得幾乎冒出火來，如終而忍住這樣的說了後。放開脚步下樓，出門去了。

在美美，初不料澹如會有這樣堅決的拒絕。昨晚在影戲園裏，她那離開安娜和澹如的政策，總示示勝利了，現在只須想法把澹如的心扯過來就

行。那知破壞雖已成功，在這建設伊始的時候，會碰這麼一個大釘子呢？她生平沒有受過這樣的羞辱，沒有一個男子拒絕過她的誘惑！這攻城陷地，勢如破竹的長勝軍，會受這樣的大挫折，無怪我們的美美女士以為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」了。她看着澹如去後，怎怎地抽出一張名片，倚在梯欄上寫道：

澹如：

爽快的對你說，我生平沒有被誰個男子拒絕過！你今天的行徑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奇恥大辱！我誓雪此恥！我將不顧我的生命，換得你的嘴唇！留心着吧！朋友！

寫好後，把牠釘在澹如的房門上，自出了。

剛才澹如出門後，就去看旭輝，把這戀愛中的風波，請給旭輝聽了。

並且說，以後他再不願捲入戀愛的漩渦，爲免得對於安娜再死灰復燃，和美美的糾纏計，他將離C……城，回上海去。

但旭輝却勸他，不必這樣的固執，因爲同安娜間的隔膜，是很容易消除的；美美的糾纏更不成問題，祇要以後疾言厲色的拒絕她就是了。末了旭輝又說：『假使你這樣的固執，不使安娜傷了心麼？你既攪動了她平靜的心絃，就不應當給她這樣一個不可磨滅的創痛！你忍心把她淹入苦悶的境地麼？』

澹如給他一說，他的心又動搖了。實際並不是此刻才動搖，樓梯頭着見那安娜委曲可憐的樣子，他幾乎沒有把信遞給她的勇氣，他幾乎上去撲抱着她痛哭一場！然而信終於遞給她了終於大大的懊悔了。

但澹如那不肯在朋友面前露示弱點的怪癖氣，使他在旭輝面前仍說得那般激烈。後來再也不可持強了，流着淚表示屈服了。

旭輝留他吃了午飯，下午又死拖活拽的拉他到石棧去逛了二個多鐘點。然後澹如才回到寓所來。一路他打定了主意，如何向安娜解釋他同美完全沒有關係，如何表示自己仍死心的愛着她，並且那封信，是氣糊塗了才寫的，只當沒這回事就是了。

一進門，就看見金家的老媽子迎了出來，說道：

『李先生，安小姐，今午下鄉去了，她留着一封信給你呢！』說着就把信遞給澹如。

澹如拆開信來，裏面是如此：

親愛的李先生！

讀了你給我的信，我完全了解你的用意了！你既戀着別人，不愛我了，何必再用戀愛哲學的大道理來欺騙我呢？

你騙夠了我的靈魂、你騙走了我的肉體、最後你厭倦了，你另有欺騙的目標了，就這樣輕輕易易的打發開我了！你太忍心了吧！你一點也不可憐我這嬌弱無能的女子嗎？

當你遞那封信我的時候，看你含淚欲滴的樣子，我以爲你是懺悔了，在這信裏，以爲你向我剖白你過先的劣跡、那知結果發現，是一種欺騙的手段呢！李先生，我真奇怪，你們男子的眼淚都假裝得來的！

李先生，但我並不怨你，只怪自己太癡心、會受你的騙。事到如今、我祇有痴心到底、我仍舊戀你愛你、叫我斷了這痴念是做不到的。

自然，你現在非常的憎我、我也不奢望你能再愛我——你何嘗真心愛過我啊——我祇希求你能少憎我些——爲減少我所愛的人恨

我起見，決意到鄉下親戚家去暫避幾時——將來另謀永久離開你的計劃——使你欺騙另一目標的政策，不致因我而阻梗，或許可少憎少恨我了。

此刻你也許正在和另一個女子、在縱慾和狂歡吧？可曾想到我去肝腸寸斷的在給你寫信呢？

想起另一個女子，我真有些可憐她，可憐她的未來，也會淹入我這樣的境地。我本是非常可惡她，現在却與她表同情了。李先生假使你還有良心的話，我求你懺悔，不是向我向另一個女子懺悔。

在你的寒宵裏，描模男子被女子擯棄後的苦痛，何等動人，我總以為女子是薄情的，事實却告訴我並不這樣——你真愧做了寒宵的作者！其實，那部小說，也不過是你另一種騙人的工具罷

了！
別了，李先生，希望你能向另一個女子懺悔。

安娜

澹如讀完後，心裏亂得更像暴風雨的海上。他走上樓，發現了房門上的卡片、抽下來看完後，悲哀中更添了許多忿如。把牠——卡片——撕得粉碎，摔在地上。

『都是你這無恥的東西，沒臉的行徑，引起了安娜大大的誤會！你這殺不可恕的東西！』

晚飯後，澹如正在愁腸百折，痛恨美美，愛憐安娜，籌思怎樣消除安娜的誤會、挽回她的心時，房門上響了。進來的正是他恨如切骨，不告戴天的美美！

『李先生，想我已明白我的來意了！』

『呸！滾出去！沒臉的東西！到沾污了我的地方！』

『哈！哈！你會這樣的對我無禮麼？快把你整個兒的身心獻給我！否則這傢伙會與你過不去！』美美竟掬出手鎗來！

『啊！還了得！你想恐嚇我麼？武力祇可征服了弱國的土地，不能征服我的心，我先殺了你這……』澹如的心火，像火山般的爆烈了，頓時一個報仇的思想，驅使他順手把桌上半英呎多長的裁紙刀，連跳帶撲的望美美的胸前刺去，她把身子望右一閃、刀尖已刺進左肩膀上了。

美美倒在地上，狂呼着救命。澹如俯身再想刺她時，看見那血污狼籍的樣子，早失了勇氣了。

金家的夫婦倆，已上樓來了，看見這樣子，早慌得手足無所措。接着老媽子同警察也上來了。

『別讓兇手逃了！』她在血污裏掙扎着喊。

大家把澹如擒住了。

『你們急什麼！我是不會逃的！請注意她先想殺我啊！』澹如指着地的手鎗。

『我並不想殺他啊！這手鎗裏是沒有子彈的！』

(六)

澹如被捕入獄後、這離奇的慘殺案、轟動了全C……城。安娜在鄉下，讀了報紙上的記載，她是怎樣地驚訝和不安啊！她悅然自己誤解了澹如，想到澹如不知要這樣的受法律裁判時，她正急得不可形容了。立刻趕回C……城，也不及回家，去到獄中去探問澹如。

『李先生、我不知怎樣才能求你的原宥啊！我以前完全誤解你了！這

大的慘殺也許爲我而釀成的啊……」安娜哭得不成聲了。

『安小姐，請放心，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，戀愛的本身：就會產生悲劇！這過去，更足證明了我的哲學！但安小姐，我總愛這樣說，也許現在過悲劇的開始吧了，未來，可怕的未來，更不堪設想！聽說美美的傷勢很輕，並且經吾友旭輝君各方面的設法疎闊，想我也治不了大罪，清放心！不過，最後我希望你斷了以前的痴念，爲免釀成更甚於此的悲劇起見，我不能愛你了！』

.....

一九二八，一一·七，時愁病交鋒。

壽

豐色

動

影 照

厭倦

月亮的周圍，圍着一圈淡黃的暈，似乎還有一層薄薄的雲霧障着，所
以一點也不明朗，模糊模糊地。園子裏一切都模糊模糊地，模糊的山石，
模糊的亭榭……樹陰花架的深處模糊得簡直近於黑暗，不容易辨認。

逸如坐在園西槐樹下的一張長椅上，仰着頭，從虬曲的枝葉間望着模
糊的月亮，自己也覺得有些模糊模糊地，像在做夢。

今晚又是逸如和韻清成了習慣的晤會期。但此刻她還沒有來，他一個
人感到無聊。

他認識了韻清已近半年。因白天沒有機會晤會，所以約定每禮拜六在

園裏密會。差不多成了習慣每個禮拜六的晚上，他總來等她。一個一個禮拜過去，雖然同樣的在此地等她，但他覺得一切漸漸地和起初不同，月亮好像從前要明亮些，景物好像從前要有生氣些；從前坐着等像很有趣，有無窮的熱望，現在呢，祇覺得無聊，似乎在做夢。

『不過這樣，有什麼意思，』他在想，『握手，接吻，擁抱，不過這樣，有什麼意思，無聊，一百二十分的無聊！即便你緊握她一下手，她也還握你一下，舌尖在她的嘴裏卷動，她也把舌尖伸過來，你用力抱她的腰，她也如此，完全呆板的，一些沒有變化。』

她還沒有來，他更覺無聊。把視線往四下裏溜了一溜，不覺間在那黑黝黝的花架停注了。那裏是佢倆第一次密會的地方。那晚，他熱誠地要求，她羞怯地推就，結果是他勝利了，像獲得了至寶似的狂喜。不過，此刻想來，他覺得一點沒有意思。他感到一陣肉麻，不禁搖了幾下頭。

他想走了，不高興再等了。起身沒走十步，前面有人的腳步聲迎上來。他舉頭一望，就看見一個模糊的人影——是她。縐了縐眉迎上去同她點了點頭，右手握住她的手，左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他這種舉動完全是成了習慣的，不必腦筋發命令，不知不覺的會做了。佢倆默着走進園去，他頓時覺得無聊，把手放了下來。

『你今天沒有到那裏去玩麼？』她先開口。

『沒有！你呢？』

『也沒有！』

話似乎已說完了，默了下來。佢倆在方才那只長椅上坐了下來。她低着頭弄手帕，他望着月亮。他忽然覺得這樣默着也無聊。低下頭來，兩手不知不覺慢慢地抱過她的頸，吻她的唇，把舌尖送進她的嘴。這完全成了習慣的。他頓時覺得舌尖膩膩的，同時她的口腔裏似乎有一種難聞的氣息。

——這種氣息從前是沒有的——無聊，沒有意思，他急忙離開了。她的手似乎還不肯放下，他給她拿下了。

她仍低了頭弄手帕，他仍呆望着月亮。默了好一回，兩人先後站了起來，在花木掩隱的曲徑上走過去。

『你近來似乎和從前不同了！』她微嘆了一聲。

『也許是的……』

『你從前嫌我太沉默，為什麼你現在比我更不會說話了？』

『是的，也許我的話說完了。』

又沉默了一會，佢倆已繞過假山，穿着竹徑而去。

『逸如，你自己可知道，你近來待我和從前完全不一樣啊，從前是怎样熱誠，現在是這樣的冷淡了！』

『也許是的，請你原諒，連我自己都沒有法子——我總覺得你給我的

興趣不過這樣！」

『興趣？』她的聲音有些發抖，停了腳步，倒在他的懷裏抽噎，『逸如，我受了你的欺了……你把我看得這樣的卑污麼……但我有什麼法子想呢……逸如，我總是愛你的……』

他覺得她的話愈說愈無聊，想盡力避開她。

『我老實對你說吧，我現在並不覺得你可愛！時候不早了，我想走了——你也用不到悲傷，假使可能的話，我總想法恢復從前的樣子。』他逃命般的掙脫了，往外去。

『逸如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……我總希望……你……能早些覺悟……我……的心……是……海枯……石爛不……移的……』她抽噎着追上去。

『無聊，這樣的肉麻話，』他在想。所以沒有回答。

『那末……下……禮拜，你……還能來……會我……』

『——哦，那再說，也許我寫信通知你。』

出了園門，各人跳上車子，分別了。

逸如在車上，回想剛才無聊的情景；覺得舌尖上膩膩的，似乎帶着一種難聞的氣息。

『啊，不要她有肺病啊！同她接吻是不衛生的！』他好像已得了肺病似的，心房跳躍得很利害。

到家後，他急於嗽口，在燈下看見自己襟上有一片淚痕，急於把它脫了。坐定後，拿出日記簿想寫，剛翻開，一頁紅字的日記使他不知不覺的看了下去：

八日

整天所盼望的是夜的降臨啊！她——韻清——已答應今晚和我在園

子裏相會，這是何等使人興奮啊！我快活得真要發狂！

太陽總是慢吞吞的不肯下山；好容易夜了！我到園裏去等她，她雖然隔了一回才來，我雖等得非常心焦，但總是異常的快樂，快樂得連每個細胞都露着笑容！

她終來了！我們並坐在花架下的長椅上。從花葉間透過的月光，照得格外嫵媚，我完全迷醉了！

我握着她的手，說了許多愛慕她的話——但總不能完全把心中的熱誠表現出來——她祇羞怯怯地低着頭，啊！處女的嬌羞，真可愛，可愛得不可形容，多少動人啊！我不禁抱住她了，她似推似就的扭着細腰，我真醉了！終接觸着她的芳唇了。啊啾！天啊！多麼甜美的芳唇啊！……………

『啊！無聊！肉麻！』他立刻把那頁日記撕了。覺得舌尖仍舊是膩膩

的，仍舊似乎帶着一種難聞的氣息。

一七，五，二八，暮色蒼茫中。

雨 夜

在六個星期以前，那時她還沒有結婚，正像一般處女一樣的得不到異性的慰安而苦悶，而無聊，而怨命，而幻想着這不可知的事情的甜蜜，而做過許多荒唐的迷夢。她無時無刻不渴想這迷夢能變為現實，嘗一嘗這不可思的事情究竟甜蜜到怎樣的程度。但對於一樣東西需求得愈迫，這東西的誘惑力也愈大，於是也愈感到不得到手的難過。

然而終於從六個星期前的那天起，她已把數年眼前搖幌的憧憬捉住了，渴望着的刺激經驗了；怎不感到滿足呢！

但不幸，在他，她的丈夫，因為職務的關係，結婚後的五天就遠別

了。這憧憬還沒有認識一個飽時，已忽的消失了，這刺激還沒有經驗一個暢時，已條的不見了。這樣，誰不感到惆悵？

別後的歲月，她感到比未結婚前更苦悶。以前不過是虛擬，現在切實地嘗過這東西，的確是甜蜜的，然而老天太不做美，這甜蜜的東西，他不給人永遠的嘗着，才到嘴又奪回去了。更苦悶，那是免不了的事。正像賤價水門汀的窮措大，一旦渥在鴨絨褥子裏，他誠然感到意外的舒適，但不幸而仍舊給人拖回水門汀上時，水門汀給他的感覺會愈生硬，愈如有針刺般的不能貼身，已是對於鴨絨褥子的慾求，愈來愈迫切。

空想着鴨絨褥子有什麼用呢？她漸漸的覺得有些像俗語所說的，「遠水救不得近火了」。那末，總得要一個棉絮毯來聊以解嘲吧？

說起這棉絮毯總有，但那裏去找呢？她終於把棉絮毯尋到了。

其實以棉絮毯來比喻這新來的憧憬，有些罪過，說不定比鴨絨褥子更

其舒適呢！至少她是這樣的想。

這新來的憧憬是誰！不用說，是她丈夫的弟弟，那沒有到二十歲的溫雅少年。

無可諱言的，她近來追逐着這位少年的目的是如此，乾脆地說一句，想得到一點她渴想着到的東西。

本來這秋天，已足增人愁恨，何況今晚還灑灑瀟瀟的細雨，誰耐煩孤獨地度這耿耿的長夜呢？眼前有一種新憧憬搖幌着的她，更覺得房子裏空落落得可怕，窗外每滴的雨聲，正像一根尖利的刺，毫不放鬆的戳着她的心。

然而這雨聲原不惡，她在想，假使此刻倒在愛人的懷裏，而接吻，而……，不按着拍子在奏交響樂嗎？

她骨碌地把斜躺在牀下的身子豎了起來，對着壁上那丈夫的像片，似

乎抱歉地一瞬，毫不遲疑的出房去了。

進了客室，祇有他——她丈夫的弟弟——在那裏理着頭看書。顯然是個再好也沒有的機會，她心裏如臨大敵般的緊張了一下。

『還在用功？』緊張之後，就得開口了。

『悶坐着也無聊，這天氣又怪困人的，看着書消遣吧了！』他已站了起來，移過目光，於是兩人打了一個照面，她心裏又是一緊。

『真是無聊呢，我們要不要來做些有聊的事？』想是想，可惜她沒有說出口，祇把目光不放鬆地瞅着他。在窺聽心聲的機械沒有發明以前，於對方，祇覺她的眼光有些奇突，然僅僅是奇突，奇突的後面，並沒有任何的隱藏。他敏疾地閃過了。

『大哥的來信，說他的近況很好吧？』

『很好。』她「心不在焉」的答了。『我愛你呢，可知道，我不愛你

的哥哥呢！」可惜是另一個心聲。

沈默了。乘着這沈默，她想，假使把身子毫不遲疑的投上去，一切問題不迎刃而解了麼？然而不能，不能毫不遲疑。她僅僅的把全體的神經集中於眼睛，死勁的釘去。

這唯一的法寶，眼光，在她，的確是征戰唯一的暗箭，不用說也許能射中敵人的要害，就是失敗了，也不露形跡，至少沒有犯罪的證據。

男的覺察了，覺察了旁邊尚有個人，沈默有些不合式。於是把眼光溜到對方去，想開口了。但對方的心裏又是一緊，又一支暗箭，又是一個不能「毫不遲疑」；男的又是一個閃過，又是一個沈默。

燈泡上一隻撲燈蛾，男的於是找到了說話的題材：

『這小東叫我真佩服它，死命的在找着光明呢！』

敵人似乎已爲暗箭中傷了，她以爲，這不是暴露着可征服的弱點麼？

於是她收起暗箭，放出明槍：

『我也這樣想，我很同情它，可憐太陽的光彩已沒處享受了，它不能不仰給於這小小的燈輝呢！』

男的笑著點頭。

『我就是處在燈蛾的地位，你同情我吧？那末來，一，二，三，吻我的唇！』可惜又是心聲，對方無從了解，雖然她接着把舌尖舐了舐唇，使它更加紅潤。

這口的功用，除了作明槍，就可作為陷阱的。可惜這敵人太捉摸不定，把明槍又避過了，她的反應，僅僅一個淡淡的微笑！更不用說墮入陷阱了。

假使把這陷阱迎上去呢——當然不像真的那般沒有動的可能——不怕他再有抵抗的方法吧？於是她揣摩出許多從電影上學來的接吻方式，但不

行，她想起來了，這事情，從沒有女子是主動的，但不失望再想另一方面來攻克對手。

『近來學校裏有什麼新聞？』

『有什麼新聞，不過男女學生間鬧着笑話吧了！』

『男學生們真無聊，在我做學生的時候，也時常眼看他們鬧些無聊的笑話呢。』談話涉及了男女，在她似乎又是一個好機會。於是買個破綻，虛幌一槍。

『女學生們才無聊呢，跟在男學生後面噉噉喳喳的！』他笑了。

『沒有的事！』她也笑了；這笑，又是一種戰略。

男的接着又是笑，笑以外並沒有像她所想象的那種表示。

這戰略顯然又失敗了。

『啊，少奶奶二少爺，還沒有去睡麼？』老媽媽蹣跚着進來。猛不

防，殺出了一個程咬金。

『時間不早了吧？』男的打着呵欠，無可疑義的表示着鳴金收軍。

這可望而不可接的棉絮毯，僅僅給她一個失望，帶着回房去了。

房裏似乎比先前更寂寞，當然的。這戰場回來的戰士，感到十二分奮興後的疲倦，這疲倦，又與斬將奪旗後的疲倦不同，顯然多着些勞而無功的哀感。

銀影

(一)

去年的夏天，弱羽獨自跑到海濱的松濤旅館去避暑。本想乘這個機會，多努力於文藝的創作。但事實上沒有做到，反添了許多煩惱和苦悶回來。這完全是認識了那位旅館主人的女兒——銀影的緣故。

銀影並不怎樣的美，但圓而黑的大眼睛，確有迷人的魔力，嬌憨天真的性情，更能惹人歡喜。

弱羽初次遇見這個姑娘，是進了旅館的次晨，在餐室裏。

其時銀影還沒理裝，短髮散亂在頭的周圍，披了一件和式的寢衣，跳

來跳去的同客人們說笑。她真淘氣，不是傾倒了客人們的咖啡，就是把那奶油抹在老先生們的鬍子上。大家並不討厭她，對她祇是笑。也有的是假裝拉住她論理時，銀影立刻會掙脫，報他一下打。

『銀兒，你總是這樣頑皮，怎好得罪了先生們？』銀影的母親責備她。

『媽，你那裏知道，他們歡喜這樣呢！』大家都笑了。

她像燕子般的飛來飛去，終飛到弱羽的座位前了。

『哦！這位先生的大名沒有請教呀？』

弱羽本是迷醉了，突如其來的問話，幾乎找不到相當的答辭。他帶着窘請銀影坐在旁邊，銀影偷偷地抓了一把糖，撒在他的牛奶杯裏。

早餐後，弱羽回到自己房裏，腦中反覆着這位有趣的姑娘的一舉一

動，一顰一笑。自己心裏臉上都在發笑。他想看一回書，但不成，圓而黑的大眼睛，會從字裏行間跳起來。

『太動人了？她正是我小說中的女主人翁，假使我能做了男……』他把手裏的書緊覆在臉上，顧不得損壞了書頁。繼而立刻拋開書，在房裏打旋，兩腳不知不覺已把身子運出了房間。

客室裏祇有兩三個客人在閱報。銀影在桌子一頭，低着頭拿筆在亂塗，一個商人模樣的矮胖子，攏着她在看。弱羽心中不覺感到難堪，他冷冷地看了那商人一眼。

『好，弱羽先生，來，我給你畫一個像！』銀影眼看見他走上來，把手中未竟的畫稿，捺做一團，打在看呆了的商人的臉上，她笑着飛到弱羽身邊。

『哦，你會畫麼？——謝謝你，給我試試看。』弱羽異常得意，握住

了她的手，她沒有反抗。

銀影把他推到一隻沙發裏，柔順的手指，在校正他頭部的姿勢，他醉了。

『乖乖的，別動！』她完全像哄小孩子。

像是鉤成了，也許不大好吧？不然，為什麼弱羽要看時，銀影就撕了呢？

『高興到我房裏去坐一回麼，銀姑娘？我有許多很好看畫片，想送給你。』

『真的？別哄我！』

『不會哄你的！』

『那麼立刻就去！』她拉了弱羽的手就走。

那個商人模樣的矮胖子，兩手插在袴袋裏，擺了擺大肚子，吐了！

口長氣。看報的先生們，也似乎帶着妒意釘了他們幾眼。

銀影在他的房裏，一點也不客氣，跳來跳去翻着東西看。

『哦，這很像我，弱羽先生，你看！』她拿了一張弱羽給她的，海水浴女子的畫片。

『不像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她似乎有些不高興。

『你比她還要好看！』

『真的？』她聳了聳肩，『人家都說我好看，究竟好看在什麼地方，你能告訴我麼？』

『你苗條的體態，好像風前的舞柳；你可愛的面龐，好像初熟的蘋果；你的眉毛，像覆着的柳葉；你的鼻子，好像玲瓏的遠山；你的嘴唇，像含苞的玫瑰；你的眼睛，像……』

『像什麼，快說？』

『不像什麼——美得沒有什麼可比喻！』

『你真是一位有趣的先生！』銀影走上前來，兩手捧了他的臉。

(二)

弱羽愛慕銀影的心，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。他書也沒有讀，文章也沒有做，一天到晚歡喜和她廝混。銀影對他雖是若即若離的，有些捉摸不定，但至少比旁的客人親熱些。

晚餐後，太陽仍掛在西邊的松林杪上，滿天散着燦爛的彩霞，海水都映得閃着紅光，風吹得很涼爽，沙灘上散步着三三兩兩的游客。弱羽和銀影，並坐在一塊石上密談。她跳着腳，伸在水裏。

『妹妹——你允許我這樣叫你麼？』弱羽握了她的手，『我很愛你……』

『什麼姊姊妹妹，怪肉麻的！你們男人老歡喜這樣。我也不知聽了多久人對我說，什麼愛我愛我的，怎麼一點不害羞？』

『那末，你不願意我愛你？』

『不是這樣的話，你假使愛我，自己知道便了，何必說出來呢？你是和旁的男人不一樣啊——看！那邊一隻小蟹，我去捉！』她撒脫了手，涉水過去。

『別滑了下去，留心！』

『不許聲張，否則牠跑了！』銀影搖着手，有些着急。

她俯身下去，一不留心，滑跌了。

『啊呀！還了得！誰叫你不聽話！』弱羽顧不得自己沒有脫鞋襪，急忙跳過去，抱她起來，『可跌痛了，你看，弄得一身水，像什麼樣子！』

『有趣得很呢，涼冰冰的——那裏會痛！快放手，讓我再躺一會』

兒！」她像被踏了的毛蟲般的扭着身子在弱羽手中想掙脫。

『別孩子氣了，着了涼要生病的！』弱羽抱着她轉路就走。

啊，抱着的是可愛的銀影的肉體啊，僅隔着一層緊貼着皮膚的濕衣的肉體啊！誰不動心呢？弱羽心房悸動得很利害，假裝着不使她掙脫，用力抱得更緊些。他俯下頭去，想吻她的額，但她很迅速的避在他的懷裏。

『幹麼？羞人不羞人；這有什麼意思？你自己吻自己的肉不是一樣的麼——鬚子怪觸人的！』

(三)

弱羽愛她的熱情，一天高一天，因此占有的念頭也一天迫切一天。他曾幾次爲了銀影多跟旁的客人說笑而私自苦悶。今天他更難過，因爲銀影病了，尤其是她致病的原因。

在得病的前一晚，銀影會同那個矮胖的商人喝了過量的酒。

他對銀影懷疑了，自己覺得錯愛了她。本來旅館裏的女人，懂得什麼戀愛，什麼人都是好的。否則爲什麼肯陪那臭商人喝酒呢？完全是賣淫婦的行徑。弱羽很煩悶，他不願去看她的病，他不願再理她了。

然而黑而圓的大眼睛，嬌憨而天真的性格，任你是鐵石心腸，祇要一涉想，那會不感動呢？

不久，弱羽後悔了。他感到孤寂。打磨旋的脚步聲，響得可怕；房子裏一切都死沉沉的；海水的濤聲，遠遠地傳來，似乎精靈在號哭；太陽光射在窗外的冬青葉上，閃閃地像瞬動的怪眼。他精神有些恍惚，他後悔不該把銀影想得那般卑鄙。也許她完全是孩子氣，何嘗有意和那臭商人接近呢！

忽然他像逃命一般的跳出了房間，去看銀影。

銀影的屋子裏，聚滿着問病的旅客。她的母親也陪着在那裏和他們談

。弱羽剛走進門，一眼看見那個矮胖商人，又後悔了，想退出去，但給床上的銀影叫住了。

『啊，弱羽先生，此刻纔來，我盼得什麼似的！走近來，和我談談！』

他沒有走前去，站住了。他自己埋怨意志太薄弱，怎麼又會到這裏來呢？

大家很驚奇，屋子裏頓時靜了下來。

『什麼事，你可瘋了？——對不起得很，請各位暫時到外面去坐吧，讓我來拷問他！』

『究竟爲了什麼一回事？』大家走後，銀影坐了起來問他。

他一聲不響，把頭抬起來對她呆望着。散亂的頭髮，披着的睡衣，完全是和初見時一樣，不過今天黑而圓的大眼睛，似乎更凹了些進去。弱羽

望出去有些模糊，知道眼眶裏盈着淚。他不敢多望她，低頭時，兩滴淚珠灑在襟上。

『快說！』她睜着眼，多麼迷人的眼睛啊！

弱羽身不由己的走前去，抱着她痛哭了。

『啊呀！嚇死我了！真的瘋了麼？』

他祇是哭。隔了一回，在哽咽中他吐出了斷斷續續的問句。

『你……愛不……愛我？』

『什麼？又說這種無意識的話了。假使我愛你，我自己知道就是了，

何必對你說呢！』

『你假使真的愛我，就不應當再愛別人！』

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？』

『你爲什麼和那臭商人一起喝酒！』

『什麼？跟他喝酒，就算愛他麼？那末，我一天到晚跟你廝混着，不是更愛你了麼？我道是什麼事，這愛不愛的事情，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！別哭了，我以後不理他，好不好？』

『那隨你的便』。

『我準定不理他了，別哭吧！羞不羞，這樣大的人，還會哭，像小孩子沒有糖吃一般的！』

當晚，弱羽沒有出去散步，祇在窗口眺望了一回，就倒在床上深思。他感到寂寥，因為銀影不在身邊。他懊悔，自己誤解了銀影。他感激，銀影確是愛他了。

(四)

銀影的病，本沒有什麼大不了，兩三天就起床了。她恢復了她的活潑，和從前一樣。但她並不像病中對弱羽說的，不理那商人。在她，其實

也並不是真溺愛了他，取笑慣了的，怎好意思無緣無故的像仇人一般的不說話呢。這件事在弱羽心中，當然是異常難堪。他對銀影的信仰又有些活動了——非但活動，並且看不起她了。自己覺得太癡心，完全給她愚弄了。然而銀影終究是可愛的，他怎能不仍舊戀戀於她呢？於是他想向她再剖白自己的苦衷，但又躊躇着，以為結果仍不過像上次一樣的受欺，何苦呢？

他完全淹入苦悶了，他歡喜銀影，但又恨銀影。腦中儲滿了悲感。身體和精神方面的萎靡，是不消說的。

銀影覺察了他的失常，時時很隱微的慰問他。

他以為這完全是假意，更不願訴說自己的苦衷，只是冷冰冰的對她。

銀影本是快活如小鳥，對於弱羽冰冷的態度，怎樣會高興呢？她覺得弱羽變了，古怪得不近人情。她不大願意在他左右逗留，因為弱羽給她的

祇有苦悶，從前的快活是沒有的了。

兩人間的隔膜，一天深似一天，弱羽終於決定要離開松濤旅館。那晚他先付清了膳宿金，然後忍着淚整理行李，把東西胡亂的塞進箱子裏去。他決定搭次晨的早車動身。

一切差不多整理得就緒了，他舉着淚眼，在弄得雜亂的房子裏，找有無遺忘的東西時，看見了壁上那幅銀影的像片。他死勁的摸過去抓了下來，摔在地上。框子和玻璃都碎了，但像片中的黑而圓的大眼睛，仍然嬌嬌的望着他。他不由自主的拾了起來，緊緊的抱在懷裏，倒在床上痛哭

了。

那晚，他不要說沒有睡着，連床上都躺不住。不是在散亂着廢紙的地板上打磨旋，就是開了窗，對着黑沉沉的海面凝望。天上的繁星，似嘲笑似憐惜的對他閃着。海水悲哭般的怪鳴着。遠遠的漁燈像鬼火一般的隱現

着，樹杪的風聲，淒淒切切的刮着。啊！弱羽的心碎了。

天亮之後他喊醒了茶房，叫他運着行李到車站去。他沒有向銀影告別，銀影也沒有送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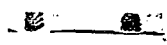
他走出了旅館門，太陽還沒有透出海面，東方已散着紅光。曉霧像哀思縈繞着弱羽的心一般的糾纏在西邊的松林，朝露像淚珠盈滿着弱羽的眼眶般的凝結在路旁的草上。

『別了！可憎而可愛的銀影……』

『什麼？先生！』不覺驚醒了前面走着的茶房。

『沒有什麼……海風吹得我的眼睛怪難過的！』他掏出手帕擦着眼。

一九二八暮春。



父親

(上)

已經接連好幾晚了，岱君到春花劇場去看戲。朋友們以為這三十多歲的獨身教授，是給那位女演員——鷗女士——打動了心。天曉得，誰爲的這個！岱君真有說不出的苦衷。

今晚他從人堆裏擠出了劇場，直到自己的寓所，腦筋裏總沒有想過旁的問題，老是給那修短合中的身軀，纖細的腰肢，那橢圓臉，那靈活圓大的眼睛，那善促的顰眉，那尖而微抖的聲音，那微帶着憂愁，充滿着溫柔的歌聲占據住了。

『怪，簡直一切都像她！』這一句話岱君也不知說過多少次數了。

在他自己的書桌前坐定後，從口袋裏掏出今晚的戲單來。『鷗女士』三個字，爭先跳進他的眼簾。

『怪，簡直一切都像她！』於是他立起身來，亂翻背後一隻書架裏的一束報紙，結果檢出一張戲劇新聞來，在『鷗女士小史』一文下，很用心的看去。

關於這一段短短的介紹文，他已翻來覆去的看過上百遍了。但現在他却仍舊非常用心的一字一字地輕誦去：

『鷗女士，這位可憐的小天才，一提起她的身世，誰都要灑幾滴同情之淚的。她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。十六年前的某晚，她誕生於蘇州的某教會醫院裏；那年她母親的年紀，正和她現在一樣大。』

『是的，十六年啊！』他停了一下，把眼光移到燈泡上，似乎是思索

了一下之後，重又低下頭去讀着。

『因為她是私生女兒，她的母親爲她受了不少的侮辱，結果被擯於家庭。而她那薄倖的父親，在她出世的一月內，竟別有所戀而偷偷地出國了。』

他讀至此，兩手死勁的槌着胸，眼淚綫綫地掉下了。

『她的母親，靠着教會裏一注菲薄的薪金，維持着二人的生活。這孤苦寂寞的生涯，誰能過得下去呢？在她六歲的時候，母親竟死去了。』

『她死了！』他每次讀到此地，總是加上這一句，這是異常淒慘的淚聲。

『幸而她從小就異常的伶俐，惹人疼愛，教會裏的牧師，就像自己女兒般的留養着她。在她十一二歲的辰光，她歌唱的天才，已漸漸地流露了，唱着讚美詩，誰都覺得動聽。以後每逢慶祝聖誕的交誼會中，她會幾

度的扮演過許多短短的歌劇，很能表現得適合劇情。前年夏天，她參預一個助賑遊藝會，那天她飾着一個悲劇的主角，演得比自己的身世還要悲哀，當時感動了一個戲劇家，春風社的主任，——李宮秋先生——轉轉的請她加入春風社……」

岱君不能再讀下去了，眼淚像泉水般的淌出。

『一定是了……』他掏出手帕來，拭了拭眼睛，拉開抽屜，檢出一張照片來，這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鷗女士的半身小影。

『一切都像她的母親！』他掙開模糊的淚眼，不瞬的凝視着。

好久，他才把照片重又塞進抽屜去，默然了好久，然後在一張信片上斜斜抖抖地寫道：

『鷗女士：

明天下午的三點鐘，將有一個人來報告你關於你父親的消息，你千萬

等着。

他的名字，你明天自然會知道的。」

(下)

『先生，你就是寫信給我的人嗎？請教尊姓大名。』

『是的：小姐，姓名等一下你自然會知道的。』倍君坐在鷗女士的對面，兩眼不瞬地死釘着她。

『先生……爲什麼……這樣望着我？』她很驚訝地站了起來。

『不要怕，小姐，請仍坐下來，我絲毫沒有惡意——我看你很像你的母親呢……』

『先生也認識我的母親嗎？』她重又坐了下來。

『是的，假使我認識的她，正是你的母親的話！』

『那麼，先生認識的那位是怎樣的？』

『和你差不得的樣子。』

『先生說得太籠統了，究竟怎樣的呢！母親死時，我那時雖然還小，但她的樣子我完全記得的！』

『我認識的那位，她的後頸項有一顆紅痣。』

『哦，那一定是我的母親了，是的，母親後頸項有一顆紅痣的。』她非常緊張的掙大了眼睛。

『我認識的她，一定是你的母親了。但小姐可認識你的父親？』

『不認識，不是先生今天特爲來告訴我的麼？』

『我很想告訴你，但小姐總得知道他的姓名的？』

『我祇記得他姓張，名字却忘記了，雖然母親會對我說過。假使母親死後，她那些信件，相片，札記等東西沒有遺失，我一定會知道的。』

『是的，姓張——我也姓張，我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要好得簡直

「二個人和一個人一樣。你不是很恨你的父親嗎？他這樣擯棄了你們。」

『我不恨他，請你告訴我關於他的事情吧！』

『爲什麼不恨……？』

『母親從前天對我說過，她非常愛我的父親，他雖然擯棄了我們，但母親的愛是不變的，所以我也很愛他！』

『真的……』岱君的態度仍舊想極力的鎮定，嘴角上勉強露着笑容，但眼睛裏已充滿着淚了，手指死勁的拈着胸前的鈕扣。

『先生，你有些不舒服嗎？』她站起來扶着他的頭。事情似乎已明白了——一半。

『不，一點也不，你坐下吧，他將再告訴些你父親的事情。他，你的父親，他現在也成爲一個孤獨的人了……』

『啊，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上帝，假使我能立刻看見我那可憐的父

親！

『他現在懺悔了，不，好久以前，已懺悔了。他深悔不該拋棄了你母女倆，受着另一個女子的迷惑。以後她也被另一個女人拋棄了，這是活該，天是有眼睛的……他懺悔了，他將要……在他女兒前……受……任……何的處……分……』岱君不禁伏在桌上痛哭了。

『先生，你不就是我的……』女的也哭了。

——一九二九，四，一二，夜——

寶寶

『姑姑，做什麼呢？這花花綠綠的要它做甚？』張媽說，姑姑下月要出嫁了呢？要離開寶寶了呢？可真？姑姑別去！寶寶一個人冷靜死了！』寶寶扭股糖兒似的纏着他的姑姑，伸起小手來奪她正繡着的枕套。

『別纏，乖乖的！』張媽哄你呢，別信她！姑姑永遠跟寶寶在一塊兒！看！姑姑做花花枕頭給寶寶睡呢。』

『真的？我不信，張媽說得千真萬確的。姑姑可憐寶寶的，別扯謊哄寶寶。寶寶……沒有……媽……媽……的了……啊……』寶寶哭了。

『不哄你的，別哭吧！姑姑會哄你來的嗎？』她丟了手中的活計，掬

出手帕來給寶寶拭淚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兩頰也有些濕潤了。

『來，姑姑抱着講故事給寶寶聽。』她自己已也擦了擦眼。

『從前在某處，有一座很高的山。這山高得很啊！高得直插到雲端裏呢。在山脚下，住着一家人家，這家也有個小寶寶，才四歲……』

『和寶寶同年呢？』

『正是同寶寶一樣大？』

『看，爸爸回來了——哦，還有那些人挑着什麼東西啊？噢，桌子，櫈，櫈……』

『快去問爸爸要糖果吃吧。』

『爸爸，買這些什麼用啊？這小櫈櫈給寶寶坐吧？』他指着那挑夫還沒放下來的小櫈。

『別胡鬧？你不懂的，別亂問！爸爸帶着牛奶糖呢。』

寶寶接了牛奶糖，心裏覺得很委曲。以前向爸爸要什麼東西都肯給的，爲什麼此刻不肯給小樣呢？以前打聽爸爸什麼事都肯詳細告訴的，爲什麼此刻不叫亂問呢？寶寶呆呆的望了望爸爸，再望望姑姑。

『臨時買來的，總不得好東西，只好勉強敷衍吧。』爸爸一面招呼挑夫們放好，一面對姑姑說。

『這樣也看得過眼了，何必太講究呢？』

『還有那些不大合實用的東西，我想就拿寶寶的媽媽來時的湊一湊，應個景兒，不犯着化錢買來白攔着。』

『我原也這樣想呢，白攔着也沒有用。』

寶寶越發糊塗了。他呆了一會，似乎想起來了：上次隔壁李家的新娘，不是也有這許多東西嗎？那末姑娘一定要出嫁了啊！張媽的話一定準了。爲什麼姑姑剛才還哄寶寶呢？他急急的到後園，再想去問問張媽。

「張媽，你可知道剛才爸爸叫人帶了許多桌兒櫟兒來？什麼用？」

「那是你姑姑的嫁妝啊！」

「什麼嫁妝？」

「寶寶不懂嗎？難道下月姑姑出嫁，光着一個人去嗎？」

「但她說不嫁呢，你又來哄我！」

「她說了要去，怕你難過。所以才哄你呢！」張媽說着望外來了。

寶寶又怔住了。好一同才同轉身來，二手伏在牆上，嚶嚶地哭了。他想想姑姑是去定的了，她還假心假意來哄我，可見她並不真心疼我呢。其實像媽媽那般疼我的人，還會離了我死去呢！寶寶是沒人愛的了，媽媽是死了，姑姑又要去了，爸爸又不常在家裏，寶寶給野貓拖去，也沒人管了呢！

他越想越哭得利害了。

『哦，在這裏呢！什麼事啊？誰欺侮了寶寶？告訴姑姑，姑姑疼你的呢。』

寶寶哭得更利害了。他伏在牆上不理姑姑，她用手去拉他，他還是死勁的想掙脫。結果，是給姑姑抱着進去了。

『爲什麼寶寶這樣的委屈？』爸爸迎了上來。

『快說給姑姑聽，否則姑姑要惱了。』

『姑姑……不……真心……疼寶寶……啊……』

『誰說不真心的疼寶寶呢？再哭真的要疼了呢！』

『姑姑……爲……什麼……要離開寶寶出嫁呢？』

『又是張媽的混話，別信她！我來問她——張媽！張媽！』

張媽應聲進來了。

『爲何哄我們寶寶呢？誰說姑姑要出嫁呢？』爸爸搶着問，對張媽擠

了擠眼。

『啊！原是說着玩的，寶寶怎麼就當真了？張媽哄你呢，快別哭了！』張媽笑着說。

『可不是！住吧！』

寶寶住聲了，但仍抽噎着。他烏黑的眼珠，從沾潤的睫毛裏注視着姑姑的臉；舉起一只小手，弄着姑姑的鬚髮。寶寶看見姑姑的眼眶裏，似乎也有二滴淚包含着，瑩瑩欲滴的樣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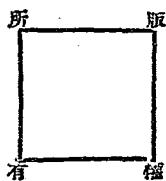
『姑姑爲什麼也在哭呢？』

『胡說，我爲什麼哭呢？』她奪下鬚邊的小手，放在唇邊，深深地吻着。

一九二八暮秋，病中。

1929, 10, 15. 出版

1-1500册



實價四角

上海民衆書店發行

